

“呵……”岳乐儿伸长了手脚四肢，嘴张得老大，毫不淑女的打了个超级大呵欠。

此刻她正躺在两树间的吊床上，随着凉风轻轻的摇晃，心中满足的想：这样才叫作人生啊！从树叶缝隙中看着晴朗无云的蓝天，台北似乎离自己好远好远！她真不想再回去那个水泥丛林中。乐儿无奈的叹口气，想是这么想，但是假期结束后，自己还是要乖乖的回到台北厮杀拚命，逃也逃不了！

岳乐儿这次的休假全是因为院长生病。二岁时，她的父母因车祸身亡，留下她一个人，在众多亲友都不愿领养的情况下，乐儿被送到梨山山脚下的“友爱育幼院”裹，直至考上了商专之后，她才离开育幼院到市区住校念书，毕业后就留在台北工作。育幼院方院长是乐儿最敬爱也最亲近的人，当她知道院长生病住院的消息，就赶忙请了半个月的长假回来照顾院长。

乐儿看了眼腕表，已经四点半了，想不到她睡掉了整个下午的时间。想起她答应了院长今晚回院里吃饭，乐儿转动一下手脚，俐落地从吊床上跃下，跑回自己居住的小木屋，骑着机车匆匆赶往位于山脚的育幼院。

吃过晚饭后，院长方慈把乐儿叫到房里说话。

“乐儿，你在台北这么久，可有情投意合的男朋友？”方慈关心地问。乐儿被送入育幼院那年，她刚成为友爱育幼院的院长。她放弃了婚姻和家庭，将全部心力贡献给这些无父无母、孤苦无依的孤儿。那时乐儿才二岁，幼小的心灵仿佛也明白父母已遭到不幸，被送入院里时，她手里抱着洋娃娃哭个不停，任凭大人们如何的哄劝都没有用。后来是方慈告诉乐儿，她就是乐儿的妈妈，才使乐儿停住眼泪。从那时起，乐儿只认定她，还昵称方慈为“院长妈妈”，两人除了没有血缘关系外，俨然就像是一对母女。

方慈疼爱乐儿却不溺爱，对她的管教异常的严格，她要乐儿不输给一般正常家庭里的孩子，甚至要比他们更好。乐儿也没有辜负方慈的期望，她较同年龄的孩子懂事聪明，个性活泼又乐观。而且乐儿生得甜美，红润的苹果脸上有两个浅浅的梨涡，让人一见就感到愉快舒服。她的功课从不用方慈操心，一直都保持优异的成绩，当初她坚持放弃大学而选择商专，因为她想早些赚钱回馈育幼院。这贴心的举动让方慈感到欣喜宽慰，她衷心希望乐儿能找到好的归宿。

乐儿皱皱挺俏的小鼻子，不在乎地回答，“被我吓跑的不算，目前是没有。”

“你这丫头，又开出什么条件吓唬人？”方慈无奈地摇头。

乐儿认真的看着方慈说：“想做我的男朋友，要有能力摆平二、三十位小朋友、要有爱心、还要有财力能帮助育幼院。这条件既实在又不严厉，但那些人还是被吓跑了，这也不是我的错。”

方慈将乐儿揽在怀里，心中满是感动，“乐儿，你有这份心我很高兴，但若没有雄厚的财力，如何能负担起一个育幼院的开支？你这条件对他们来说当然是苛求。还是你想交个富家公子？”

乐儿摇头，语气坚定，“我只是个小小的孤女，才不敢有这份野心。豪门我高攀不起，也不想成为有钱少爷的玩伴。”

方慈看着乐儿，郑重的告诉她，“乐儿，你不要看轻自己。你是个难得的好女孩，谁能娶到你，是他的福气。不管你将来的丈夫是何种模样，能真心爱你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乐儿展现她迷人的笑靥，嘻嘻笑道，“我才不会小看自己呢！不过世上也只有你这个妈妈才会称赞自己的女儿好，冲着这点，我就该找个王子来嫁，只有这种人才能配得上你完美的女儿。”

“像你这么顽皮的人能当得上王妃？若真成了，我还替那个国家担心呢！”方慈听到乐儿的话，笑不可抑的回答。

两人笑了一会，乐儿才柔声安慰方慈，“院长妈妈，院里大小事你都要操心，你就不用替我烦恼了，就让老天爷来为我操心吧！”

“又在乱说话了！不过，姻缘的事也真的强求不来。对了，你一个人住在山上会不会害怕？”方慈才担心完一件事，又烦恼另一事。

乐儿匆忙赶回来是想照顾方慈，但方慈在医院里只住了一天就退烧没事了；既然假都已经请好，乐儿就想在院里度完假才回台北。哪知这些天院里又来了多位小朋友，乐儿住的房间也被挪出来使用。刚好半山上的赵家正想出国玩，乐儿就住在赵家果园旁的小木屋。那间小木屋设备齐全，原是赵家的客房，乐儿住在那里，也可以顺便帮他们看家。只是周围都没有邻居，乐儿一个女孩子住在半山上，方慈当然担心她了。

“院长妈妈！”乐儿笑着摇摇方慈的手，“我从小在梨山长大，山上的一草一木、所有的住家我都很熟悉，怎么会害怕？山上又比台北清静凉爽，这两天我都一觉到天亮呢！再说，我从木屋抄近路下山，只要五分钟就可以到院里了，你大可以放心，我会快乐地度过这个假期的。”

“好好好，我会放心。不过你不可以再抄近路，我宁可你骑车多花一倍时间下山，也不要你爬树攀藤的走小山路下山，明白吗？”方慈口气严厉地交代。

乐儿忙点头，“我知道，我不会再抄小路下山。”那条小路是她小时候为了节省时间摸索走出来的，起码可以减少一半的时间上下山，只是路较难走，还要利用树藤荡过一个小断崖。这对大胆的乐儿来说是没什么，只是方慈亲眼看过一次乐儿竟像泰山一样，捉着树藤就从这头荡向那端，差点没吓破胆，从此她再也不允许乐儿走那条小路。

方慈缓下脸色，微笑揉揉乐儿的头发，“夜深了，你该回木屋休息了，明早再来院里吧！”

“嗯，院长妈妈你也早点睡，晚安！”乐儿亲了方慈一下，转身走出房外，骑上车回小木屋。

友爱育幼院目前有三十五名孩童，从一岁到十五岁都有，有四位老师在照顾，另外还有三位帮忙照料院童生活起居的妇人及司机王伯，经济来源就是社会的爱心捐款及政府的补助，而长大后离开院裹的孩子偶尔也会汇钱回来，虽不宽裕，但还过得去。乐儿既在院里长大，当然希望自己能帮助育幼院，她每个月都会寄钱给院长妈妈。她虽想有位贴心的男友，但在这功利主义的社会中，谁会愿意与她共同承担这个重大的责任？乐儿躺在床上，想着院长妈妈的话。不知自己将会嫁给什么样的人？她从不轻易放出感情，又重视感觉及缘分所以至今二十三岁了，还未遇上能令她心动的男人，也未正式交过男朋友。嫁给王子是个笑话，世上哪有这么多灰姑娘！否则怎会有童话故事的存在？在睡着前，乐儿迷迷糊糊的这么想着。

难得的假期，乐儿不是在小木屋看书听音乐，就是在院里与小朋友玩耍，心情是全然的放松。没有工作的压力，少了都市的紧张忙碌，也不用面对狭小的斗室，回到青山绿水的怀抱里，乐儿可说是如鱼得水般的快活。

夜晚，乐儿都会将吊床挂在门前的树上，躺在上面看着明亮的星空，吹茗夜风伴以虫鸣，享受难得的逍遥时光。

这晚，月儿特别明亮，乐儿躺在吊床上看夜景，舒服得眼睛都快闭上了。

就在此时，在她前面不远的林子里，忽然出现了一阵亮光。乐儿警觉的下了吊床，小心翼翼的朝着亮光走去，心中揣想，是小偷来偷摘水果吗？

在亮光隐去后，乐儿才看清楚前面的情形，这一看却让她目瞪口呆——

她面前正站着两个人，两个身穿古装的男女。

乐儿惊讶的看着他们，那两人也睁大双眼看着乐儿，两方就这样互相凝睇了好一会儿。终于，乐儿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那对男女见乐儿笑了，像是松了一口气，但还是神情戒备的盯着乐儿。

乐儿好不容易才抑止住笑意，“对不起，你们在拍戏吗？是不是迷路了才在这里逗留？”他们的狼狈模样使乐儿发笑，又身穿古装，想当然耳是在拍戏了。

他们听到乐儿的问话，对望了一眼，两人都是一脸的迷惘。然后那位男子跨前了一步，双手抱拳，有礼地说道，“在下愚昧，不明了姑娘的话，敢问姑娘，这儿是何处？”

“你们收工后讲话还是这么文邹邹吗？这里是梨山呀！你们两个是探路先锋吗？其它的人呢？”乐儿四周张望了一下，没见到其它人。不过说也奇怪，梨山并不高，整座山都已开发过，到处都有路标，怎么会迷路呢？看他们似乎还是听不懂自己的话，乐儿疑心大起，难道他们是偷渡客？

“你们是谁？从哪里来？为什么来这里？”乐儿放大声音问。

这一问让那对男女面有难色，闭紧嘴不回话。

乐儿也开始紧张了，她双手握拳，用严厉的语气再问一次，“你们到底从哪里来？再不说，我就要叫人来了！”

一听到叫人，那女子立刻面露惊慌的柔声哀求，“求求你别叫人来，我们是大理泗水人氏，因为有不得已的苦衷才逃来这里。姑娘，我们对你绝对没有恶意，求姑娘放过我们。”说完竟无助的抱着那男子哭泣。

她一哭，乐儿心就软了。他们来自大里，那是台中人了，泗水应该是村名吧！再说他们也实在不像是坏人，谈吐举止较常人优雅，只是说话用词怪了点。她连忙安慰那女子，“你别哭，我不会叫人来，别哭了。”

那男人搂着哭泣的女子，感激的对乐儿道谢，“谢谢姑娘。”

“你们说是逃到这里来的，是谁在追你们？为何不报警呢？”看那男子身上还带着伤，乐儿有些好奇。

“报警？什么是报警？”那男子一脸疑惑。

乐儿这下不得不再次怀疑他们的身分，为何自己说的话他们都听不懂？但看他们无措的可怜模样，还是先带他们回小木屋再说。

“看你们好象很疲累，这样吧，先到我住的木屋休息，有话再慢慢说。房子就在前面，你们跟我来。”那对男女迟疑的点头，缓步跟上前。

乐儿走到屋前，打开门向他们招手，“进来呀，别客气。”

他们却杵在屋前，一直在原地踏步。就是没走向前。

“怎么了，为什么不进来？我不会害你们的。”乐儿走到他们面前笑着说。

那女子看着乐儿，眼中有着害怕，“我们进不去，好似有东西挡在跟前，让我们无法进入。”

这话让乐儿非常惊讶，“怎么会这样？”那对男女像是演默剧一样，两只手在空中摸索，好似前面真有一道看不见的墙。

乐儿就算再大胆，这时也开始头皮发麻，他们的穿著、言词都不像现代人，莫非他们是……

“你们到底是……人，还是……鬼？”手指着他们，乐儿靠在墙上颤抖着声音问。

他们看乐儿惊惧的模样，不明所以地看着对方，那男子失笑地对乐儿说：“我们双脚行走在地上，身子是温热的，当然是人。若姑娘不相信，可以摸摸我们的手。”

那女子向着乐儿伸出手，乐儿吸口气走向前握了一下，真是热的，那为什么他们无法走入木屋？乐儿看他们自己也不明白，只好请他们坐在屋前的石凳上，自己进门拿了两罐可乐。

乐儿将可乐递给他们，他们直愣愣的盯着可乐看，就是不敢伸手接，“那是什么？”那男子皱眉问道。

“这是可乐啊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台中大里也算是繁华的都市，难道没人卖可乐？”乐儿真让那两人给弄糊涂了。

“姑娘，在大理国我的确没见过这种奇怪的罐子。”那女子忙向乐儿解释。

乐儿看着他们，心里缓缓浮现一个奇怪的念头。将可乐放在脚旁，她借着小木屋里照出来的灯光，仔仔细细的打量着那对男女。那男子束着一头长发，五官英挺端正，一生长衫打扮，腰间还配把长剑，就如同武侠剧里侠士的穿著。与他一起的女子则是身着粉色丝织衣裙，头发梳成髻并用珠花装饰，还插上一只金簪，活脱脱就是从仕女图里走出来的淑女。他们的衣着有些凌乱，像是经过一番打斗争扎，但他们对自己这样的装扮没有一丝的不自在，加上他们的言谈举止，简直比古装戏里的人物更像古代人。他们会是走错时代的古人吗？页实的世界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吗？还是现在自己正在作梦？

那对男女被乐儿盯视得坐立不安、浑身不对劲，那女子不禁怯怯伸手摇了摇乐儿，有些心慌的轻叫：“姑娘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”

乐儿回过神来，看他们还在，这表示自己不是在作梦。她连忙坐正身体，表情认真，柔声地问：“因为你们看起来有些……奇异，你们可不可以清楚明白的告诉我，你们到底从哪里来？为什么要逃？又是谁在追你们？为什么会来到梨山？”

那女子依偎在男子身侧，似乎在征询他的意见，两人沉默了一会儿，那女子才黯然神伤的开了口，“姑娘也算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奴家不敢有所隐瞒，只有对姑娘实话实说了。奴家名叫谷玉盈，与奴家在一起的是随身侍街曲浩辰。不瞒姑娘，我们是私奔逃到这儿。只因奴家出身大理世家，此次太子选妃，家父要奴家进宫候选，但奴家早已和曲大哥私订终身。因受不了家人的强逼，奴家才会和曲大哥相偕逃亡。我们也不明白为何会来到这里，但我们是宁死也不愿分开，所以不能让家父捉到。现在只能求姑娘收留我俩，

奴家和曲大哥将一生感激姑娘的大恩！”说到后来已是声泪俱下。

乐儿早已听呆了，奴家、太子、皇宫、太子妃，天啊！这是真的吗？他们竟然是古人，来到现代的古人，世上真有这种事吗？

“你说的大理在哪？它有那些邻国？”乐儿屏息问道。

“大理和天朝大宋是邻邦，姑娘您知道吗？听姑娘口音应是中原人，难道姑娘不是大宋子民？”曲浩辰惊问着乐儿，他身旁的谷玉盈也注视着她。

乐儿一向爱看“回到过去”、“回到未来”之类的电影，但她万万也想不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边。以他们的服饰和言语判断，谷玉盈和曲浩辰应真是来自宋朝，乐儿想不相信他们都不行。

现在乐儿是雀跃不已、万分兴奋，她不清楚他们是如何来到现代，但能见到千年前的古人，真的是不可思议！她开心的向谷玉盈和曲浩辰详细解说目前的年代、他们所在的位置，明白告知他们是跨越时空，来到千年后的台湾了！

谷玉盈和曲浩辰好不容易明白乐儿所说的-切后，两人震惊得久久无法言语。然后他们看清了周遭的环境，看到乐儿向他们展示的许许多多超出自己所知的物品，谷玉盈和曲浩辰这才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。他们还未从震惊中恢复，另一项打击却又接着而来他们无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。

乐儿首先发现这件事，凡是她所展示的现代用品，就会有一层无形的阻碍，挡住了谷玉盈与曲浩辰对这些用品的碰触。小木屋他们进不去，也触摸不到时钟、收音机等，甚至连饼干可乐也拿不到，只能碰触到天然的水果。他们不能接受现代的一切物品，又如何能在这里生活？

曲浩辰搂着伤心难过的谷玉盈，叹口气面对乐儿，凄凉的一笑，“我们逃了出来却依然没有生机，若天意真是如此，我无话可说，但我和盈儿都不会后悔我们的选择。”说完，两人更是紧紧的相拥。

他们的遭遇也令乐儿感伤，上天真会如此狠心安排这种结局吗？那又为何让他们多跑这一遭？想到这儿，乐儿就疑惑了，忙问谷玉盈，“你们是如何穿越时空来到这里？”

谷玉盈略擦干眼泪，指着挂在头上的椭圆形玉石，“是七彩月光石带我们来的。”

乐儿走向前仔细看了那块玉石，它通体是莹亮的月白色，在月光下闪烁着七彩光芒，非常特别。

谷玉盈继续解释道，“我们私奔被爹发现了，在侍卫重重包围下，我们逃不了，奴家抱着一丝希望用手握着月光石向月娘诚心祈愿，求他成全我们，让我们离开。原以为是奴家自己的痴心妄想，那知月光石竟出现了一道亮眼的白光围住我们，当光芒褪去时，我们就来到这里了。但奴家万万也想不到，它会将我们带到未来世界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如果你再用月光石对月亮许愿，是不是也可以再到别的地方？”乐儿往下推想。

谷玉盈摇头，“月光石并非人人能用，母亲将它交给奴家时曾说过，月光石具有神奇的力量，它可以改变人一生的际遇。同时，它也会找寻与它灵气相通的一切事物，所以这儿一定有某种力量足以吸引月光石的灵气，它才会带我们来到此地，它不可能再带我们到别的地方。”

“至少它能带你们回大理吧？”乐儿想到另一条生路。

“奴家不晓得，不过就算可以，我们也绝不会回去。回大理，爹定会拆散我们，奴家宁死也不愿与曲大哥分开。”谷玉盈深情款款地看着曲浩辰，曲浩辰也万一场梦，但她欺骗不了自己，她是真的遇上古人了，而且还是一对苦命鸳鸯。

越想越心烦，乐儿索性冲到浴室洗澡洗头。沐浴过后，她穿著丝质宽大的长睡衣，坐在沙发上擦头发。

门上传来奇怪的声音，好象有人用石头丢门。乐儿走上前打开大门，谷玉盈和曲浩辰正站在门外不远处。

“是你们。”乐儿忙冲到他们面前，她好高兴能再看到他们。

“很抱歉，姑娘的房子我们进不去，只好用此方法请你出来。”曲浩辰不好意思地向乐儿道歉。

“不要紧，我一直在担心你们，你们没事，我就安心了。”乐儿冲动的拉住了谷玉盈的手，她真的很关心他们。

谷玉盈红了眼眶，也握紧乐儿的手，哽咽地说：“姑娘真好，奴家若有姊姊，也一定会像姑娘这样对奴家好。

“你别再叫我姑娘了，我叫乐儿，你叫我乐儿就行了。”放开交握的手，乐儿微笑地告诉谷玉盈。

谷玉盈点点头，含泪道：“乐儿姊姊，在这一天的走走看看后，我们还是决定回大理去，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。奴家和曲大哥既已抱定生死相许，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不害怕。这一别我们就不可能再相见了，所以特来诀别。”

对于他们的遭遇，乐儿是既同情又难过，虽只有一个晚上的相处，乐儿已将他们视为好友，而今他们要离开，自然是离情依依。看着谷玉盈胸前品亮的月光石，乐儿忍不住伸手握住它，这石头总让她觉得好奇。谷玉盈解下月光石，放在乐儿手上让她看个清楚。

乐儿后退一步将月光石放在双掌之中，今晚正是满月，清亮的月光将月光石照耀得七彩生辉。乐儿抬头看着眼前一对恋人，不禁对谷玉盈真诚地说道：“如果有可能，我愿意做你的姊姊，代替你入宫，让你和曲浩辰白头偕老、共度一生。”

乐儿的话让谷玉盈感动得泣不成声，哭倒在曲浩辰怀里，曲浩辰眼里也闪着激动的泪水。乐儿吸吸鼻子，走向前欲将月光石还给谷玉盈。

就在这时，奇怪的事发生了。乐儿手中的月光石突然射出一道彩虹，接着又出现了强烈的白光，将三人笼罩住。当强光消失后，在场的人都不见了。夜风吹过果园，而园中只有一栋空寂的小木屋。

## 2

北宋仁宗年间

阙城——大宋与大理国界上的边城，过了阙城便是大理国，所以阙城是个交通要塞，也是国土的分界点。

离阙城还有三里的大道上，三人骑着三匹骏马缓缓而行。七月的太阳像个火球似的烧烤着大地，但那三人在烈日下行走了一下午，却依然是神清

气爽，由此可看被称为公子的年轻男子生得俊逸潇洒、仪表不凡，一看即知是富贵人家的子弟。

他略微沉思后，俊朗的脸上浮起笑容，“就在阙城过夜吧，明早再回大理。”嗓音带着威严。

在那公子右方的随从文观书也开口了，“公子，这次回大理后，以后想再出门游玩，恐怕就不容易了。”

“这两年，天下也几乎让我走遍了，我原就有打算回宫协助父王处理国事，没想到父王的旨谕倒先来了。”段子谦微笑回答。他是大理国的太子，这两年微服出宫到处游览名山胜水，开阔心胸，也拜访各地的贤人异士，增长见闻。现在接到大理国王的召书，正赶回大理。

武毅疑问道：“王上急召殿下回宫，不知是为了何事？”

段子谦了然一笑，“为了什么，我心里有数。这也没什么好逃避的，既然来了就接受它吧！”

武毅听得一头雾水，见太子没有要多加解释的意思，他也不去追问，反正回宫后自然就知道了。

谈笑间，他们进了城，器宇轩昂的段子谦自然又是众人瞩目的焦点。段子谦已习以为常，不受影响的走进城里最大的一家客栈——龙翔客栈，住进了客栈的贵宾上房。

段子谦站在露台上，远眺南方，大理国已在眼前。他脸上浮起一丝怡然的笑容，胸有成竹地自语着，“父王，你的计谋心思孩儿可是一清二楚，不过，既然父王想玩游戏，孩儿当然是奉陪到底！”

“王上，这个计画真行得通吗？”

“王后尽管放心，王儿不是已经赶着回宫了吗？”

“王上，王儿回宫并不代表他一定肯照计画而行呀！”

“人都已经为他物色好了，只要他回宫，就不由得他不答应。”大理国王段雍向王后保证。

段雍是个勤政爱民的好国王，大理在他的统治之下安定繁荣。他和王后相敬如宾，育有一子一女，长女天香公主早已出嫁，而太子段子谦已二十五岁了，却一直没有立妃的意思。段子谦会出宫两年游遍天下，有一部分也是为了要逃避父王、母后的逼婚。

段雍心想儿子既然不中意国内女子，那让他到四处走走也好，看他会不会喜欢上别国的女子。谁知段子谦两年游玩下来，仍未找到合意的女子，他自然不能让儿子再继续逍遥下去，他还等着抱孙呢！于是他一方面传书召太子回国，一方面在国内有名望的家族里挑选女子，准备让太子选妃。

王后点点头，“也对，这次无论如何，一定要王儿选立太子妃。王儿成亲后，才能定下心专心于国事，替王上分忧解劳。”

“这倒不是要紧事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能早日含饴弄孙！”王上和王后相对一笑，他们非常期待那天的来临。

乐儿逐渐从迷蒙中醒来，习惯性的伸个懒腿、张嘴打呵欠，有些昏沉的从床上坐起，张开眼看着四周，却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——她置身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。

放眼望去，素花纸糊的门窗、木刻而成的桌椅、铜镜梳妆台，连床铺

都有双凤展翅的精美雕纹，这真像是古代女子的香闺啊！

乐儿还在疑惑时，门外走进来两个女子，也都是古装打扮，头上梳着双髻，看似丫鬟。

穿绿衣的女子看见乐儿坐在床上，开心的大叫，“乐儿小姐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我立刻去通知老爷、小姐。”说完又匆忙跑出去。

另一位红衣女子也走到床前仔细看着乐儿，又伸手触摸她的额头，也是一脸的兴奋，“烧退了，人也醒了，乐儿小姐，你还觉得不舒服吗？”

乐儿皱眉看着那女子问：“我们认识吗？你是谁？这又是什么地方？”

红衣女子一听，大惊失色，“乐儿小姐，你不认得我了？我是月红呀！刚才跑出去的是翠衣，我们都是你的丫鬟。这里是谷府，府里老爷是小姐的姨父，小姐怎么会不知道呢？”

“你知道我叫乐儿？你说这里是谷府，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乐儿捉着月红的手急问，这一切使得她觉得莫名其妙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？

月红一脸怪异的看着乐儿，小心地问：“乐儿小姐，你都一直住在府里呀！小姐你……你还好吧？别吓奴婢呀！”

乐儿正想再开口，房里又涌进一群人。月红挣开乐儿的手，迎上前去。一个身形富泰的中年人被扶到乐儿床旁坐下，“乐儿，你可没事了，你真让姨父担足了心。”慈爱的关怀溢于言表。

月红抢着向老爷报告，“老爷，乐儿小姐刚才说不记得奴婢是谁，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，还问奴婢她为什么在这里……”

“什么？乐儿，这是真的吗？那你还认得姨父吗？”谷正刚紧张的看着乐儿的反应。

乐儿老实的摇头，“我——”

接下来的话，被谷正刚雄厚的嗓音打断了，“这还得了！蒙大夫你快过来看看，乐儿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一个身材高瘦、留着白发的老者赶忙走上前为乐儿又量脉搏、又观气色的诊断一番，最后下了结论，“乐儿小姐头部受到撞击，外伤好了但脑子里仍受到了影响，所以才会丧失一部分记忆。不过这只是暂时的，渐渐就会恢复记忆。”

谷正刚松了口气，疼惜的看着乐儿，“还好你没事，否则我如何对你死去的爹娘交代？”

乐儿趁这机会忙开口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我——”

这时，又冲进来一个女子中断乐儿的话，那人竟是谷玉盈。“乐儿姊姊，你醒了，老天保佑，你终于醒了。”她欣喜的搂着乐儿。

乐儿见到谷玉盈，惊讶的张大嘴，随即叫道：“你是谷玉盈！我认得你！你快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一醒来就在这奇怪的地方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都弄糊涂了！”

谷玉盈也是一脸惊异的面对乐儿，有丝慌乱地道：“你是我的乐儿表姊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三天前你爬到树上说要看鸟巢中的小鸟孵化了没有，结果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，跌伤了头，之后你就一直昏睡不醒。我是听到翠衣说你醒了，才赶来看你，这些事你全忘了吗？你因父母双亡，二岁起就住到谷家来，连这你也不记得了？”

“你说，我是你表姊，二岁起便住在这里？”乐儿话气不稳地问道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她怎么可能和古代人是亲戚？她低头看着自己，还是穿著宽

大的丝质长睡衣，也依然是披散着一头长发，她实在胡涂了！

“谷玉盈！”乐儿紧握着她的手，“这儿是不是大理？和宋朝相邻的大理？你是不是有个侍卫叫曲浩辰？你告诉我，因为你爹娘反对你们在一起，所以你们才会相约私奔，而月光石在危急之时，将你们带到了未来的时空，到了我住的地方，我们才会认识！后来因为你们无法在现代生存，只好决定再回去大理，但为什么我竟也同你们回到了古代？我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啊！谷玉盈，你能明白我说的话，是不是？”乐儿提着一颗心注视着谷玉盈，她一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老天爷不会对自己开这种玩笑的！

谷玉盈还未回答，一旁的谷正刚先代她说了，“老天保佑，你还记得盈儿，还知道自己在大理，只是后面的话姨父就不懂了。我从不反对盈儿和浩辰在一起，他们也不可能会私奔，他俩在两天前就成亲了，你因为昏迷不醒而没法参加。而月光石是你小时候一个老和尚给你的，一直就挂在你脖子上啊！那老和尚曾说过，这月光石与你有缘，会为你解灾化厄，也会为你带来奇遇！这些事你全忘了吗？你真睡胡涂了？净说些胡涂话！”

谷玉盈更是一脸茫然的摇着头，“乐儿姊姊，盈儿实在听不懂你的话，我和浩辰一直都在府里没离开过，怎么会发生你说的那些事？”

乐儿放开手，闭了闭眼，天啊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她下意识地双手抱在胸前，手摸到了挂在颈上的月光石，蓦然灵光一闪，想到自己手握月光石对谷玉盈说的话——

“若有可能，我愿意做你的姊姊，代替你入宫，让你和曲浩辰白头偕老、共度一生。”

难道就是这番话，月光石将它当成了她的心愿，带她来到古代，让她真成了谷玉盈的表姊？！但她怎可能同时生存在两个时空？他们说送她月光石的老和尚曾表示月光石会带给她“奇遇”，谷玉盈在现代时也对她说过，月光石会改变人的际遇，难道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些离奇事，就是月光石的神奇魔力所造成的吗？它在转换时空的同时，将一切的事情重新做了安排，也为她在古代塑造了合理的身分，让与她有关的人能自然的接纳她。世上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力量吗？可惜这些问题也没人可以给她解答，反正她就是来到古代了。

她身上又没有任何东西，可以证明她来自现代，她只穿件睡衣就来到这里……睡衣！

有证据了！

“这是我那时代的人所造的衣服，你们看看，它与这时代的衣裳完全不同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的话。”乐儿急切的展示穿在身上的睡衣。

“小姐，这衣裳是你自己缝的，你一向都这样穿著就寝啊！”翠衣在一旁提醒着。

乐儿闻言愣了愣，无力的垂下了头。不错，她的睡衣一向都是自己缝制，上面没有任何卷标、花样，况且丝织布在古代就有了，根本就无法证明什么。月光石的力量让她震惊，古代和现代的她本就是同样一个人，喜好习惯当然相同。

一切既然成了事实，也罢，她就暂留此地看情形发展再说，一方面也可以实践自己在现代时对谷玉盈说的话当她的姊姊，并替她入宫！

一伙人全盯着乐儿看，见她头低低不说话，又开始担忧。

谷玉盈的眼睛又红了，“乐儿姊姊……”眼泪看着就要流下。

乐儿从冥想中回神，看谷玉盈这样，皱着眉摆出姊姊的架势，“你怎么又要哭了？你真爱哭。”

“乐儿姊姊还记得我爱哭？”谷玉盈闻言不哭了，反而开心的笑拉着乐儿的手。

乐儿也笑了，看大家对她如此关怀，心里充满温馨感动。她从不后悔自己所许下的诺言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吧！刚才她的“姨父”说，谷玉盈和曲浩辰已成亲了，等她再做到了入宫候选这件事，她可以再许愿让月光石带她回现代，并运用月光石的魔力将众人对她的记忆抹去，还古今时空本来的运行规则！

不过，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大变动，她最好先问清楚，是否真有太子选妃这件事！

乐儿微笑开口，“姨父、玉盈，让你们担心了，乐儿感到很歉疚。但有些事我仍有些模糊，若因此而做出许多奇异的行为，希望你们能多包容。”为了避免她的行为使人质疑，刚好可以用这理由当借口。

谷正刚听乐儿这么说，一颗心才安然放下，欣慰地回答，“只要你没事，一切都好。”

你也不要再顽皮了，别三天两头吓得姨父吃睡不安。”

这语气好象院长妈妈！乐儿笑着点头，“姨父，乐儿依稀还记得，太子是不是在选妃？家里有人要进宫是吗？”

“好孩子，你竟还记得这事！不错，太子殿下选妃，我们家必须有人进宫候选，而今盈儿和浩辰成亲了，家里只剩下你是未出嫁的闺女，必须由你进宫，明天就是入宫的日子了。”

乐儿闻言有些担心，明天就要进宫了，她还没熟悉古代人的礼仪呢！只好见机行事了，就当是刺激冒险的古代之旅吧！

### 3

隔天，乐儿就在谷府侍卫的护送下，坐着马车向大理皇宫出发。

乐儿对于这位大理太子印象十分恶劣，不过是选老婆而已，竟要征召全国二、三十名闺女，千里迢迢的集合到他住的皇宫里让他评头论足，供他挑选，美其名叫太子妃，还不是在伺候他。而且还可能不只选一位，这时代的男人三妻四妾就像吃饭喝水般平常，他又是太子，养二十佳丽也不成问题。这样的一个超级大色狼，若有遇上他的机会，看她怎么整那位高高在上的“太子”。

马车足足走了三天，乐儿也在车里闷了三天，终于到了皇城。私人的马车不能入宫，皇宫另有派车接待。自家的仆人马车就留在城里等候，若不幸未被选上，就原车坐回家。

乐儿和其它十五名太子妃候选人被安排住在赏乐宫，而另外十六位名门千金则是住在悦心宫里，总共有三十二位闺秀可以让太子慢慢的选择。

天宇宫是太子段子谦的住所。

自段子谦回宫后，除了每天到内宫向父王、母后问安外，就在政事房里帮忙处理国事，其余时间就一直待在天宇宫里，甚少出门。

他看着池里翻腾跳跃的锦鲤，它们跃出水面时，鳞片在阳光下闪耀着

光芒，复以极优美的姿态重回池里，但怎样也不可能跳出这个水池。就如同他一样，有着太子的身分，不可能了无牵挂的四处逍遥。回宫后，父王、母后已经表示得很清楚明白，全国的佳丽已召集到宫里了，他这次一定要在这些闺秀中选出太子妃。等他成了亲，父王就要将王位让给他，好清静地过日子，享受含饴弄孙之乐。

其实他也不准备再逃避了，就在父王和母后所挑的名门千金里选个人来当妃子吧！

反正娶妻也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，不值得他花心思，让大理更强盛才是他的责任。

要面对这么多女子，他并不感到厌烦，对她们撒娇缠人的本领，他才觉得消受不起。

这两年他游走于天下，常常遇上投怀送抱的女人，他不用板起脸色，一样有办法用温和的笑容让她们知难而退。

他虽有娶妻的打算，但也不愿让一堆女子影响他的生活，他可要想个办法减少自己面对她们的次数，但又能找到让父王、母后放心的太子妃。

乐儿和众女子被召到大殿中，准备聆听太子的旨意。

一个书生模样的男子走到她们面前，传达太子的意思。

“殿下要属下转达各位小姐，殿下非常欢迎各位小姐到宫里来。因为太子妃将来是一国之母，因此殿下不想只凭见上几次面就匆忙决定太子妃的人选。依据殿下旨意，接下来几天，各位小姐可在宫内自由活动。宫中设备样样齐全，小姐们就当是在自家一般，放松心情自在生活，殿下想了解各位小姐们平日生活的习性。当然这段时间，殿下也可能随时来拜访各位小姐。”文观书宣布完毕后，便行礼离去。

众女子自然都明白殿下的意思，他会在暗中看着每个人的表现，也可能会突然拜访，看自己当时在做什么。每个人都心事重重的回房，准备好好计划这些天要做什么样的“日常生活”。

乐儿觉得无聊透了，她原先以为选妃会和选美一样，大家一排站开，让那太子观看一番，了不起就问几个问题，然后他就可以作决定了，想不到会这么麻烦。美其名是观察她们的日常生活，其实是监视她们的行为。

自太子下了这道旨意后，乐儿每天就见那些千金小姐们不是绣花就是抚琴，要不就是看书，连说话都是轻声细语，就怕说得大声点，会被暗中监看的太子认为是粗鲁。乐儿找其它的小姐聊天，她们不是微笑不多话，否则就是连忙避开，只担心若被殿下看到了，会将自己想成是三姑六婆的长舌妇，而让太子留下不好的印象。

因此，乐儿只好借着参观赏乐宫来打发时间，当她将赏乐宫里外仔仔细细观赏三次后，她已经无聊得快发疯了。宫里提供的玩意儿她都不喜欢，她被闷得受不了，她想马上回二十世纪。

这天，乐儿百般无聊的走到后花园，倚着树干发呆，不经意抬起头，发现这棵树枝叶茂盛，颇适合攀爬，她好久没爬树了。

想到就做！她看看四周没有人，兴奋的捞起裙襖就往上爬。不一会儿，她已坐在高高的树上，吹着凉风看风景了。

乐儿往外一瞧，赏乐宫外是一片树林，林子后又是一座宫殿。不知那宫殿生得什么模样？她好奇心大起，小心的跳躍在树间，往那座宫殿移去。

“哇，好漂亮，还有池塘呢！”乐儿已跳到那宫殿里的大树上。

这座宫殿的花园里铺有草皮，园中除了盛开的百花外，还有个太湖，景致优美。乐儿心动了，见四周又无人守卫，她忍不住偷偷的爬下树，在如茵的草地上尽情奔跑。

乐儿奔至湖畔，湖水清澈见底，还有许多美丽的鱼儿在水中悠游，一旁的石头上还放有鱼食。她也没考虑那么多，随手拿起鱼食就在阴凉的树下坐好，开始喂鱼。

段子谦神色疲惫地走出政事房，忙完琐碎的国事后，他只想回到天宇宫，在湖畔观看鱼儿悠哉的模样来放松自己。

他刚走进花园，就听到了女子清脆的笑声。他皱着眉头，天宇宫守卫森严，闲杂人等无法进入，一般的宫女也不敢在这里逗留，那是谁这么大胆在此玩耍？

在湖畔，一位身穿淡紫色衣裙的女子正坐在石头上喂鱼，笑声就是源自于她。

段子谦仔细打量那个女子，健康红润的脸庞上，笑起来可见两个梨涡，生得甜美动人。她的头发也不似一般千金闺秀那样插着许多的珠花饰品，只是简单的挽个髻，系上一条紫色纱巾，简单又俏丽。除了颈部挂着一颗椭圆形的玉石外，身上没有任何的珠宝首饰。她看起来不像是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，但也不似宫女奴婢，她是谁？

除了身分可疑外，她喂鱼的方式也和常人不同。她先是丢一把鱼食在右方，看鱼都游去争食了，下一次她就将鱼食扔在较远的左方，让鱼儿又游回来抢食；看鱼儿随着她丢的方向游动，她就高兴的咯咯笑着。这种喂食法简直就是戏弄鱼群，她却玩得不亦乐乎。

段子谦没有出声，在一旁静静观看她的笑靥。

乐儿喂鱼喂得开心，一扫这几天来的枯燥沉闷。她丢出最后-把鱼食，隐隐觉得有人盯着她。她转头一看，一个高大俊逸、浑身散发者尊贵气势的年轻男子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。

段子谦见那女子也在看他，一张俊脸露出了温和的笑容。

乐儿却不领情，“喂，你知不知道，这样盯着人家看，是很不礼貌的行为。”她站起身，不客气的指责他。

她的反应出乎段子谦的意料，让他对那女子更是好奇。他笑着回道：“那你明不明白，私自跑到别人家里，也是很无礼的事？”

乐儿眼珠子一转，狡猾一笑，“既然你不礼貌，我也无礼，那就算两人扯平好了。”

段子谦朗声笑开了，“姑娘聪明，回答得妙！”

乐儿脸不红气不喘的接受这个称赞，也回敬他一句，“你也不差呀，公子！”

段子谦欣赏她的机智聪敏，但还是要问：“请问姑娘，你是如何通过守卫进入天宇宫里？”

乐儿心里暗暗叫糟，他会这么问，表示他是这宫殿的主人了。这下子她要如何脱身呢？

段子谦看着她有些心虚的脸色，柔声安慰道：“我不会为难你的，你大可放心。只要明白告诉我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”

乐儿对他浅浅一笑，手指着宫墙旁的大树，不好意思地小声道：“我是从那边林子进来的。”

段子谦不可思议的看看树，又看看乐儿，“你的意思是……你是爬树进来的？”

乐儿点头，诚恳地向他道歉，“对不起，我明白未经许可是不能随意进入别的宫殿，只是这个园子实在太美了，我才忍不住私自进来参观。谢谢你不追究我的过错，我也该离开了。”她向段子谦行个礼，急忙想离开。

“等等。”段子谦阻止了她，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，怎么能放她走？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会在宫里？”

乐儿戒备地看着他，后退了一步，“你问我的名字做什么？不会想告状吧！是你自己说过不为难我的，不可以说话不算话。”

段子谦闻言哑然失笑，她竟把他当成小人了！他从未遇过如此特别的女子，对乐儿更是兴趣浓厚，“我若要告状，早就教人把姑娘捉起来了，怎会和姑娘说这么多话？我只是想知道姑娘的名字，以及为何在这里罢了！”

乐儿放下心，对着段子谦甜甜一笑，“我叫岳乐儿，就住在赏乐宫里。这样你应该明白，我为什么会在宫里了吧？”

“你是入宫候选太子妃的名门闺秀？”段子谦感到十分诧异，这个岳乐儿实在不像一般的女子，她没有千金小姐惯有的柔弱娇气。

乐儿俏皮地笑了，“我知道我的样子不像名门闺秀，但你也不用如此惊奇呀，真是太伤我的心了。”她顿了顿，接着又问：“那你又是谁呢？”

段子谦被乐儿天真的模样逗笑了，她敢擅自闯入天宇宫，却不明白他是谁！也好，他也不想点破自己的身分。“你就叫我子谦吧！你应该是藉由赏乐宫边墙的大树攀爬到这里。赏乐宫当真无趣到让你得用爬树来做消遣？你不担心让太子知晓吗？”

乐儿不在乎的皱皱鼻子，“赏乐宫提供的不外是琴棋书画、刺绣之类的娱乐，我实在没有兴趣，只好用爬树来解闷了。太子知道了也无所谓，反正我从没梦想要做太子妃。

我还希望太子能快些选出太子妃，好让我能早些回家。”她真想快点回到属于自己的年代。

想不到乐儿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，这令段子谦的自尊有些受伤，“太子妃将来就是王后，是一国之母，集权势荣耀于一身，是女子都会心动，你真能无动于衷？”

“你说的是好的一面，但她的寂寞又有谁知道呢？她的丈夫是一国之君，必定是忙于国事，哪有时间陪她？况且还有后宫众多的佳丽嫔妃与她争宠，她时时都活在失宠的阴影下，怎会快乐？高处不胜寒，王后的身分尊贵骄傲，她的辛酸苦楚也只能放在心中，又能向谁诉说？这种心情是每位后妃都会遇上的，却也是无解的难题！所以后宫里的嫔妃永远是怨怼忧心多于欢欣快乐。对她们来说，锦衣玉食、权力荣耀却弥补不了一颗空虚、祈求怜爱的心灵。明白这些道理后，我怎么会对于太子妃的名衔感到心动呢？”乐儿说出自己的观点。

乐儿这一番话令段子谦动容惊异，他神色复杂的看着她，这女子果真是与众不同！

乐儿见子谦在一旁沉默不语，想必是自己说的话吓到他了。古代的女子总是逆来顺受，这些话哪说得出口？自己真是太不小心了！她忙嘻嘻一笑转移他的注意力，“这些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我出来太久了，也该回赏乐宫了。谢谢你不计较我私闯，再见！”她提起裙裾，快步的

跑向宫墙旁的大树。

段子谦回过神来，就见乐儿已跑到树下，他身形一闪，挡在正想爬上树的乐儿身前，“爬树太危险了，我带你出宫门回去吧！”

乐儿头摇得像博浪鼓一样，小脸也红了，“不要，偷溜出宫已是不对，我才没脸大摇大摆的走回去。而且我既能平安过来，就能安然回去，别担心。”

她倒有自知之明！段子谦了然一笑，“那我就护送你回去吧！”

段子谦说完，手臂抱起了乐儿，提气上纵，轻松灵巧的穿梭于枝叶间，一会儿了夫，他已经稳稳的站在赏乐宫里。

乐儿被段子谦拥着，还未弄清楚状况，人就已经安全着地了。她倚在于谦胸前，捉着他的衣襟，兴奋的叫道：“这就是所谓的轻功对不对？我竟然能亲身体会！我真不敢相信，世上真有这种功夫，真令我开了眼界，太棒了！”

看她开怀雀跃的娇态，段子谦不禁起了怜爱之心，温柔笑道：“你若喜欢，下次我再用轻功带你。”

“真的？不行黄牛哦！”见他肯定的点头，乐儿更是乐翻了。

段子谦机敏的察觉有人走近，他放开乐儿，笑着对她摇手道别，身影一纵，人就跳过宫墙不见了。

乐儿有些怅然地看向他离开的方向，她还未与他约好再见的时刻呢！不过知道他住的地方，不怕找不到他的人。

想到这儿，乐儿又愉快的哼着歌回房。

乐儿在古代终于认识了第一个朋友——沈千渝，她和乐儿同住在赏乐宫。

见沉千渝整日都在弹古筝，乐儿忍不住趁她歇息的时候找她说话。

“你整天都在弹琴，难道不曾感到厌烦吗？”

沉千渝柔柔一笑，细声道：“不曾，弹古筝是我最喜欢的事。”她长得十分清秀娇柔，是个标准的千金小姐。

“我虽不懂得古筝，但也明白你弹得真的好听。”乐儿赞美她。

沉千渝不好意思地红了脸，“你太过奖了。我常见你和其它的姑娘聊天，这种勇气才让我羡慕，我就不敢和陌生人谈话。”

“你现在不是和我谈得很好吗？”乐儿为她打气。

沉千渝羞怯的点点头笑了。

“我叫岳乐儿，你呢？”

“沉千渝。”

“千渝，你真好，你说话的态度不像其它人冷冷淡淡的，真高兴认识你。”乐儿十分开心自己找到了一个朋友。

“她们不是故意的，大家都怕在聊天时太子殿下突然来访，会让殿下留下爱道是非的不好印象。”沈千渝善良的为其它人解释。

“你不怕吗？万一殿下看到我们叽叽喳喳，可能会以为我们是长舌妇呢！”乐儿开着玩笑。

沉千渝却神色黯然的低下头，“我身体差，又胆小，长得又不漂亮，太子不会看上我的……所以没有差别。”

乐儿不赞同的摇头，鼓励她，“你说错了，你人长得美，琴又弹得好，加上心地善良，太子若有眼光，一定会选择你，你不可以小看自己。”

乐儿的关怀让沉千渝绽放了真心的笑容，“我没你说的那么好，你才是太子妃的最佳人选。”

乐儿故意压低嗓音，对沉千渝小声道：“看来太子也不是那么好，否则我们两人怎么会互相推托呢？”

两人相视而笑，友谊的种子在两个女孩的心中慢慢发芽。

#### 4

段子谦从没想到自己也会注意起入宫候选的女子，他虽然下旨要观察那些小姐们的日常生活，但事实上都是文观书负责记录她们的生活作息，他只需依这份纪录选出适合的女子当太子妃。但自从遇上了乐儿后，她那与众不同的思想、活泼聪颖的举措，在在都引起他想认识她、了解她的欲望。

他坐在书桌前，看着岳乐儿的资料，上面记载着她的身世背景。

段子谦再往下看，却忍不住大笑出声。上面这样写着——兴趣：爬树、捉弄人。专长：舞刀弄剑，以打败他人为快乐。个性：动如脱兔、静如处子，动静皆宜。可惜一旦发起脾气，便控制不了自己。

这三项是进宫时由本人亲自填写，乐儿如此回答无非是想让太子在看了之后，认为她很无礼、不庄重，进而对她没有好感。可见乐儿真是无意于竞争太子妃的宝座，甚至连未曾谋面的太子也不感兴趣。

乐儿的脾气性格真是独树一帜，这样的女子世所少见，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位了。

可她这种个性正合他的脾胃，他倒要见见这女子还有多少不同常人的举动。他相信她一定会再来天宇宫，若不，他也会去找她！

乐儿又觉得无聊了，好不容易有个说话的朋友，谁知沉千渝水土不服，生病躺在床上。乐儿不便再去打扰她，只希望她能快点好起来。

入宫已经七天了，到现在连太子殿下的面都还未见到，一些闺秀也开始放松心情，不再整日谨言慎行，也陆续有些耳语谣言传出。

据说，王上这次虽召集各地佳丽入宫给太子选妃，其实国王和王后心里早已有了太子妃的人选，她就是王后的外甥女，名叫赵丽容。还听说赵丽容在悦心宫里，受到了特别的礼遇，其它候选的千金都忙着巴结她，希望能成为赵丽容的朋友，毕竟能做太子妃的朋友也是一件光荣的事。

这消息一传开，赏乐宫的众家女子虽是一片失望怨叹声，但每个人还是抱着一丝希望，但愿好运能落在自己身上，得到太子的青睐。

在古代，女人的幸福是掌握在丈夫手上，结婚的对象便是她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了。乐儿庆幸自己是活在现代社会，可以操控自己的命运，不必倚靠男人。

乐儿不想留在宫中听这些小道消息，于是又跑到后园墙边，爬上树想到天宇宫喂鱼。

她爬到天宇宫墙边的大树，却发现树上挂了许多的金铃铛，她好奇的拉拉它们，霎时满树的铃铛当当响起，声音清脆悦耳。

“喜欢吗？这是特别为你装的。”段子谦不知何时出现在树下，正微笑地

望着乐儿。

“它们既可爱，声音又好听，我当然喜欢。你何时装上的？你是想用这些铃铛来捉我这位‘树上君子吗？’”铃铛一响，子谦就出现了，乐儿脑筋一转，自然明白铃铛的作用。

段子谦开怀笑道，“聪明，你猜对了。不过铃铛声是通知我来迎接乐儿姑娘，不是用来捉你。还有，你是‘树上姑娘’，不是‘树上君子’。”

乐儿低头看着底下，一本正经的纠正他，“错，你想错了。我不请自来，理应叫作小偷，小偷真不好听，所以有别称为‘梁上君子’。我既然是爬树而来，当然叫‘树上君子’了！”

这番强词夺理的解释让段子谦听得大笑，边笑边摇头，“好，就算是我错了。你还下不来吗？我脖子仰得都酸了。”

乐儿吐吐舌头，“好，我马上下去。”说完，人就想往下爬。

段子谦忙出声阻止，“你直接跳下来，我在下面接住你。”他要看看这小东西有没有这个胆量。

乐儿眼睛一亮，“我最喜欢当空中飞人了。不过我先告诉你，我是很重的哦！若被我压伤了，可别怪我没警告你。”

段子谦眼中充满了欣赏，他果然没看错人。“我明白，快下来吧！”

“我来了！”乐儿笑叫一声，双手张开，身形优美的俯身跃下树干。

段子谦将她接个正着，乐儿被他抱在怀中还笑个不停，双手扶住他的肩头稳住身子，与子谦面对面靠得好近。

“你轻得像是没重量似的。”子谦笑得温柔，看着她轻语。

望着子谦英挺的面容，乐儿心中警钟大响，忙收起笑。自己和他似乎是太过亲密了，他们才第二次见面，如此举动以现代眼光来看已是惊异，何况她目前还留在古代，这不是成了惊世骇俗的放荡女吗？

这一想，乐儿马上挣扎下地，退后到离子谦三步远的距离，羞红着脸道谢，“谢谢你！”

第一次看见她的羞怯娇态，令子谦新奇，刚才的接触是太亲近了些，难怪乐儿会脸红，只是这样的她又呈现出另一种美。

以乐儿的活泼个性，这种娇态不会持续太久，子谦微微一笑，淡淡道：“想不想试试新奇的玩意？”

果然乐儿的害羞一扫而空，双眼晶亮地看着他，好奇雀跃的问，“什么新奇的玩意？好不好玩？”

“跟我来就明白了！”子谦转身先走。

乐儿高兴的跟在后面，甜甜脸庞上满是期待，连两个梨涡都带着笑意。

武毅将马房里的仆佣撤走，牵出了太子殿下下的爱马，在马房外等候。

殿下先前交代过，当他听到花园树上铃铛响时，就到马房遣退所有人，将银月带到马场上，而且不可以泄漏殿下的身分。武毅不明白殿下这样做有何用意，反正他只要奉命行事就对了。

武毅站在银月身旁，看见殿下向这儿走来，身旁还伴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年轻女子，两人有说有笑，似乎十分熟络。

“哇！好漂亮的马儿。”乐儿惊喜的冲向前去抚摸。

武毅想阻止她，却被殿下的眼神制止住了。

“它叫银月，是我的坐骑。”子谦笑笑向乐儿介绍。

乐儿踮起脚尖，用手摸着高大的白马，它比她在电影、电视上看到的马都还要出色。

“想不想骑骑看？”子谦提议着。

武毅惊讶的张大了嘴，他没听错吧？殿下竟要让那女子骑银月？！银月是殿下最心爱的坐骑，从来不让他人骑乘，这女子是谁？竟能让殿下破例！

乐儿毫不考虑的点头，但看着面前高大的马儿，便有些泄气，“想是想，但我根本就不会骑马呀！”

子谦淡然一笑，俐落的翻身上马，然后将手伸向乐儿，“我可以教你。”

乐儿看着子谦的手，脑子里飞快的考虑自己到底该不该上马？依这古老年代的礼教规范，与男人共乘一骑是踰矩的行为，除非那男人是自己的丈夫。但她真的好想骑马，她长这么大，还未曾骑过马呢！

武毅刚从惊异中回神，就接到殿下的暗示，忙在一旁耸恿乐儿，“公子要教小姐骑马，这可是小姐的福气。公子骑术精湛，而银月在大理国中也是最顶尖的好马，除了公子外，没人可以驾驭它，小姐不应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。”

乐儿想了一会儿，好奇心战胜了一切，管他的礼教规范，反正她也不是古代人，真要错过这个机会才是傻瓜呢！

点点头，乐儿走近马旁，子谦弯身抱她上马，将她放在身前。

乐儿侧坐在马鞍上，直挺着身子，双手有些无措的捉着缰绳。

子谦低声笑着，在她耳旁轻语，“坐好，马儿要跑了。”一声吆喝，银月就如疾箭般飞奔而去。

乐儿惊叫一声，手不自主的放开缰绳，反转身子抱住了子谦，躲入他怀里。

马儿在草原上奔驰，乐儿渐渐适应这个速度后，才敢抬起头看着前面，享受这种迎着风奔驰的速度感。

子谦让银月的步伐渐慢了下来，在草原上缓缓的漫步。他一手揽在乐儿腿上，闲适地问：“如何？这够不够新奇？”

乐儿拨开脸上的发丝，笑眯了眼，“我从来都不知道骑马的感觉是那么好，不但新奇刺激，也够好玩。”

“往后，我会让你明白更多好玩的事。”子谦疼爱的搂紧她。

乐儿偏着头看入子谦眼里，忍不住有些怀疑，“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你到底是谁？”他能住那么大的宫殿，又拥有这些权力，绝非泛泛之辈！

子谦双眼真挚的看着乐儿，“对我来说，安排这一切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平时只有我一人享乐，现在有了你与我共同分享，多使一个人快活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相信我，我是用真心诚意来对待你，就如同对待一位知己！找一位知己并不容易，但我很高兴我找到了。至于我是谁……乐儿姑娘，你该不会忘了我的名字吧？”这个小丫头，对她好，她竟怀疑起自己的居心！

原来他是将她当成知己，都怪自己太多心了！乐儿忙巧笑回话，“君子谦谦也！你叫子谦，我怎会忘记。”

“乐儿姑娘，人如其名，终生也将是个快乐无忧的人。”子谦也赞她一句。

“承蒙公子贵言，乐儿感激不尽，小女子这厢有礼了。”乐儿双手抱拳，有板有眼的向子谦道谢。

“彼此，彼此。”子谦也拱手回禮，两人相视不禁大笑，不知不觉中，又拉进了双方的距离。

乐儿笑倒在子谦怀里，子谦也笑着抱紧了佳人，连洁白如雪的银月也感染到那份欢愉，步伐稳健的在草原上前进。

阳光和风之下，两人一马心情同样愉快，一切是那么的美好和谐！

一顶轿子抬进了慈安宫。

轿子停下，从轿中走出一位美丽的女子，在宫女的陪伴下，娉娉婷婷的走进宫里。

她穿过了大殿，走向花园凉亭，王后已备好茶点等着她。

“容儿见过姨母！”赵丽容躬身向王后问安。

王后笑着要她起身，“这里没有外人，容儿不用多礼，到姨母身旁坐着吧！”

“谢谢姨母。”赵丽容面露微笑，坐到王后身旁。

王后仔细打量着她，点头称赞，“容儿，几年不见，你不但长大了，而且是越来越美丽。”

“姨母过奖了。”赵丽容浅笑，娇滴滴的回答。

王后拉起她的手，关心的问：“你爹娘还好吧？住在悦心宫里习惯吗？”

“托姨母的福，爹娘都很好，两位老人家还特别交代容儿代他们向姨母问安。容儿在宫里一切安好，谢谢姨母的关心。”

王后见赵丽容的言行举止具有大家风范，心里很高兴，若无意外，王儿应会选择这位青梅竹马的表妹为太子妃。只是不知王儿选妃的事进行得如何？她好奇的询问赵丽容，“容儿，你表哥有没有常去看你？在悦心、赏乐两宫的名门小姐中，你可有发现太子对哪位小姐较有好感？”

这问题让赵丽容的笑脸有些黯然，“姨母，表哥没有来探视过容儿，事实上从众佳丽进宫到现在，表哥还未曾踏入过悦心、赏乐两座宫殿！”

“王儿没去看你们？那进宫的各家闺秀也至今还未见过王儿了？”王后诧异的问。

赵丽容点点头，善体人意的解释着，“我想表哥应该是忙于国事，才会没有时间来看我们。”

这理由说不通！王后知道王儿要让佳丽们在宫里多住些日子，好让他有更多时间可以观察这些闺秀，以了解她们页正的性情。而这些佳丽进宫后，她和王上也未曾干涉选妃的事。但是众佳丽进宫七天了，还未见到王儿的面，这就说不过去了，她要召王儿来问问。

“容儿，这些天真是委屈你和各位小姐了，这件事，姨母会查清楚的。”王后向赵丽容保证。

赵丽容娇媚一笑，将话题转开，陪着姨母闲聊，争取王后对自己的好感。她既有了王后的保证，迟早会见到表哥。

赵丽容和段子谦这对表兄妹也算是从小一起长大，只是段子谦大赵丽容八岁，两人之间难免会有差距。而赵丽容在十岁那年，跟着家人一起搬离了皇城。

赵丽容十五岁时，她曾陪着母亲进宫觐见王后，在宫里住了些日子。当她见到睽违已久的表哥，他风度翩翩、潇洒不凡的英姿，以及丰富的学识涵养，立刻就掳获了她的少女心。

从那时起，赵丽容就喜欢上段子谦，一心只想当他的妃子，她的父母

当然也希望能亲上加亲。加上王后也很喜欢她，一切理当是没有问题。

岂料，王上为了给太子更多的选择，征召各地佳丽入宫候选，让赵丽蓉有了许多的劲敌。不过她有信心，以自己的姿色和显赫的家世，又和太子是青梅竹马，太子妃的宝座是非她莫属了。

## 5

现在乐儿每天用过午膳之后，都会爬树到天宇宫找子谦。子谦若不是等在树下，也会在听到铃铛声之后立刻出现。他就利用下午的这段时间，实践他的诺言，带着乐儿尝试各种不同的新奇玩意。

乐儿也很聪明，所见到的新奇玩意不出几天，她就学了起来。她现在已学会骑马，成了银月的另一个主人。接下来子谦又教她下棋，没几天她就可以和子谦战得难分难解

昨天，子谦不小心让乐儿知道宫里有兵器室，因此今儿个中午乐儿到天宇宫后，直要求到兵器室开开眼界。

在书房里，子谦一向温文的脸上，首次浮现不赞同的神色，“乐儿，兵器室里都是刀剑之类锐利的兵器，有什么好看？若你玩心一起去抚摸它们，很容易就会受伤，还是别进去。”

“只是看看摸摸而已，我才不会傻到让自己受伤呢！你要相信我。”乐儿辩白。

“刀剑无眼，不可儿戏，还是让我带你去看看别的新玩意。”子谦依然坚持。

乐儿才不管这么多，她一定要去见识一下这些罕见的兵器。看到书桌上的纸笔，她灵机一动，“我会很小心的！而且我只用看的，不会去触摸它们，保证不会受伤，你就让去看看嘛！你若不相信，我可以签下保证书！”乐儿信步走到桌旁，提起笔就在纸上写着：

岳乐儿在此立下保证，进入兵器室后，绝不会碰触任何一样有危险的物品，并且要平安进入，完好无伤出来。违反者是小狗。

立书人：岳乐

见证人：子谦

乐儿写好后，将墨汁吹干，交给子谦，“白纸黑字，这样你总可以放心了吧？”

子谦看着这份“保证书”，忍不住爆笑直叫绝，亏乐儿想得出这个办法，天底下也只有她有这种不寻常的思想行为。

乐儿见子谦笑个不停，不依的嘟起小嘴问：“你别只顾着笑，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带我去兵器室？”

子谦好不容易才忍住大笑，咳了一声，笑着点头，“答应，答应，你都敢立下保证书了，我当然敢带你去。”

乐儿高兴得笑眯了眼，顾不得男女有别，就急拉着子谦的手走出书房。

子谦无奈地笑笑，只好带着乐儿到兵器室。

兵器室建筑在练武场边的楼阁中，楼分为两层，一楼是练功场所，附有浴池，还有一间休息室。二楼才是存放各式兵器的所在。

乐儿一踏入室中，便为里面放置的武器所赞叹。光是剑，就有各式各样的造形，剑身长短不一，剑幅也是宽窄不同，剑柄上大都镶有珍珠宝石的装饰。最奇特是一把双剑，外观看似是一把剑，剑出鞘后，才明白圆形的剑柄其实是由两个半圆形剑柄拼合而成，两个剑柄当然有两个剑身了。

而刀的变化就更多了，乐儿尤其对一把弯刀极感兴趣。它的刀身如弦月般，刀柄与刀鞘都镶满了珠宝，璀璨明耀，使这把弯刀看起来不但没有半丝的戾气，反而像是一件艺术品，让人爱不释手。

乐儿看呆了，忍不住伸手要去抚摸它。

子谦出声警告，“你忘了你的保证吗？”

“它真美，我只想拿在手里看看而已，没有别的意思。”乐儿软声请求，双眼仍离不开那把弯刀。

乐儿哀求的语气让子谦不忍拒绝，他拿下弯刀放在乐儿手上，语气肯定地说道：“打个赌，等一下你一定会要求我将弯刀拔出给你观看。”

乐儿没心思听子谦的话，她仔细观赏着手里的弯刀。刀长约莫是五十公分，刀形圆柔，难得的是每颗宝石的位置都镶得适中，精巧得没有任何的缺点。在刀鞘里的刀又会是何种模样呢？乐儿颇佩服子谦对自己的了解，只好硬起头皮，楚楚可怜的望着他。

子谦当然明白乐儿的意思，他宠爱的点点她的俏鼻，如她所愿的拔出弯刀让乐儿观看。

只见刀刃锋利，隐隐闪着蓝光，就算是外行的她，也能明白这是把难得的好刀。

子谦缓缓将刀收回刀鞘里，看着乐儿笑问：“看清楚了吗？”

乐儿点点头，接过子谦手上的弯刀，摸着刀鞘说出了自己的感想，“这刀别致精巧，打造它一定花了很多的心血，若拿它当伤人武器便杀风景了，也是一种浪费，摆着观赏才有价值。”

子谦轻笑，淡淡说道，“你太小看它了，它可是把削铁如泥的好刀，砍人头如切豆腐，这把弯刀已砍下上百个人头。”

乐儿脸色骇然一变，忙将弯刀还给子谦，急急后退三步，语气惊恐，“真的吗？”

子谦的回答却是放声大笑，并将弯刀放回架上。

乐儿这才发现被骗了，上了子谦的当。她气鼓了双颊，娇哼一声，扭头转身就往另一边走去，不理睬子谦在她背后传来的大笑声。

乐儿连发小脾气时都是这么娇俏可人，和乐儿在一起绝对不会感到无聊。依她的个性，他相信这种小脾气是来得快、去得也快，一会儿就没事了。

乐儿看到各样的矛、鞭、棍等兵器后，便将先前的气恼都忘了，又拉着子谦询问这些兵器的来源及特性。

整个兵器室都让乐儿给看够了，她才心甘情愿的离去。

乐儿在说笑中跨出门槛，一不小心脚步踉跄，人便往前倒下，一旁的子谦赶忙扶住了她，乐儿却蹲下身子直叫疼。

“好疼，我的脚好疼呀？”

子谦急将乐儿抱到廊前木椅上，见乐儿疼得脸都涨红了，且双目含泪，他心疼不已，忙安慰乐儿，“你忍耐点，我立刻找大夫来。”

“你不要走，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我会害怕。”乐儿哭叫着，双手拉住子谦不让他离开。

“你别怕，乖乖待在这里，我叫了人马上回来。”子谦柔声对乐儿解释，想立刻去找大夫。

“不要，我不要。”乐儿不肯放手，趴在子谦肩上哭了起来。

子谦忧心的搂着乐儿，说尽了好话，乐儿却依然哭声不停，小小的肩膀哭得一耸一耸的，急煞了子谦。

但子谦心里也起了疑问，乐儿是这么胆小爱哭的女子吗？事情好象不太对劲，这哭声也越听越觉得奇怪。他心中一动，将乐儿从肩头扶起，让她的脸面对着自己。映入他眼帘的竟是乐儿的笑脸，笑开了的小嘴里，竟还呜呜的发出假哭声，见到了子谦的脸，才转回了笑声。

“你……”错愕变成怒气，这次换子谦气红了脸。

见子谦一向斯文尔雅的脸有些变色，乐儿忙出声提醒，“你可不能生气，刚刚你不也戏弄了我？君子心胸要宽大些，一人一次就算是扯平了。”

乐儿甜甜的笑脸让子谦拿她没有办法，要对她生气也气不起来，想骂她又舍不得，没想到他竟会对一个弱女子束手无策，实在令人无法置信。

“这么说，你没有扭到脚了？”子谦释怀笑问。

乐儿嘿嘿笑着，在子谦面前大摇大摆走了几步，还将一张娇俏的笑脸靠近他，表示自己一点事也没有。

当乐儿的小脸靠近他时，子谦心里不自主的起了一阵悸动，忍不住想伸手搂她入怀亲爱一番。他勉强克制自己的心猿意马，定下神，泛起一抹微笑，“你没事最好，不过下次千万别拿受伤的事来开玩笑。”语气是坚定的。

“下次不会了，你放心。”乐儿点点头，子谦是真心关怀她，她不该利用他的关心来捉弄他，这本就是不好的行为。

子谦又想到了另一件事，从怀里拿出乐儿写的保证书，“那好，我们该讨论这张保证书了。乐儿姑娘，你似乎违约了哟！”

乐儿当然要耍赖到底，“有吗？没有啊！上面写明我只要平安进出就可以了，我才没有违约呢！你看清楚，就写在这儿……”

两人边讨论边离开了练武场，声音渐远……

以乐儿的脾气，要她认输，岂是简单的事！谁教段子谦就是喜欢她这点，要刺激特别、与众不同，当然是要多费点精神了！

午时时分，子谦刚从政事房里出来，等在门外的宫女马上上前禀告：“启禀殿下，王后请殿下到慈安宫一趟。”

母后找他有事吗？子谦点点头，同宫女一起走向慈安宫。

进了慈安宫里，王后正坐在大殿上。

“儿臣见过母后。”子谦向母亲问安。

王后看着他，关心的问：“王儿，近来国事繁忙吗？”

“还好，儿臣可以处理得来，请母后不用操心。”子谦微笑回答。

“那选妃的事呢？经过这些天的相处，想必王儿对这些佳丽小姐都已经很熟悉了，可有中意的闺秀？”王后不动声色地探问。

子谦知道母后要催他早点下决定，他淡淡一笑，优闲回道：“此事急不得，儿臣还需要多些时间考虑。”

这孩子还是那副慢条斯理的模样，不催催怎么行？他是不急，但她不能让那些小姐苦等他开窍呀！

“那些小姐们进宫也十余天了，我倒想见见她们。这样吧，今晚就在夜

宴楼宴请诸位佳丽，你也该正式和她们见面了。”王后笑着提议。

原来母后已经知道他还未和那些女子见过面，才会这样提议；虽然万般不愿，但他无法违抗母后的心意，只能苦笑答应。

王后喜形于色，立刻命人去准备，并派宫女去告知众佳丽。

从慈安宫出来后，子谦就开始苦思对策，晚上要如何面对乐儿？他虽没欺骗她，但他隐瞒了自己的身分也是事实，乐儿若发现他就是太子，她会如何反应？不行，他定要想个应对之策。

就在子谦回天宇宫的路上，又接到了父王的旨意，要他立刻回政事房，说是有国事与他商议。万般无奈下，子谦只得转回政事房。

赏乐宫里出奇的安静，大殿、花园、书楼都见不到任何人，所有的佳丽都回到了房内细心的装扮自己，以求在晚宴上能以最出色、最美丽的模样面对太子。这可是与太子第一次会面，怎能不慎重打扮呢！

乐儿也没闲着，不过她不是在努力装点自己，而是被沉千渝拉到房里，做她的“美容顾问”。

沈千渝原是不抱半点的希望，和乐儿成了朋友后，在乐儿每天加油鼓励下，沉千渝勇敢多了，也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，不再像以往那般害羞退怯。

但今晚的晚宴场面太重大了，不但太子会出现，王后也会在场，沉千渝感到紧张慌乱，忙找乐儿来讨论自己该如何装扮。

乐儿看着沉千渝展示的每一套衣裳，并很尽心的提出自己的看法。她明白沉千渝的心情，当然要帮着她，所以今天下午她就不能到天宇宫找子谦玩了。

“乐儿，这件衣服好不好？我最喜欢这种柔柔的嫩黄色了。”沉千渝在乐儿面前转了一圈，询问她的意见。

乐儿点头，看沉千渝换了这么多件衣服，她都有点眼花了，“就这件好了，样子美，颜色也好看，你又喜欢，就穿这件吧！”

沉千渝笑笑的看着自己身上的衣裳，随即又担心地问乐儿，“太子会不会正好不喜欢黄色？”

乐儿克制自己别笑出来，沉千渝怎么会想到这么夸张的问题！“你为什么不想想，说不定殿下最爱的就是黄色呢？这种问题别去操心，沈美人。”

沉千渝脸红了，也很感谢她，“乐儿，谢谢你。你肯花时间看我装扮，你真好。但是我却占了你的时间，我真是太自私了，你也要为晚宴好好打扮才对，你快回房去吧！”她催着乐儿回房。

“你别为我担心，我做事很快，一下子就好了。况且我只想看看太子是什么模样，其余的我没兴趣。”乐儿回答得挺潇洒。

“乐儿你生得美，穿什么都好看，说不定殿下会喜欢你呢！”沉千渝真心夸赞着。

“怎么说起我来了？千渝，你还是快快将自己装扮好吧！”乐儿说完，又帮着沉千渝检视她的发饰和脸上的胭脂。

近黄昏时，沉千渝终于打点好一切，乐儿这才回房整理自己的仪容。

段子谦既是未来的国王，从小他就被教导要公私分明，绝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国事，因此他只能将乐儿的事暂时摆在一旁，全心投入工作。

直至华灯初上，公事才告一段落，子谦正想离开，王后的轿子已来到

政事房，他已经没时间做任何准备了。

“王儿，母后担心你会来不及，特来看看。既然你国事都办完了，就和母后一起前往夜宴楼吧！”她担心子谦会用国事当借口不参加夜宴，特地来接他。子谦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逃避，只好和母后同往夜宴楼。至于乐儿，这个让他放不下心的人儿，只好到时再见机行事了。

## 6

夜宴楼里，众佳丽分站两排，迎接着王后和太子的到来。

子谦扶着母后走上高处的首位，佳丽们有礼的躬身问安，王后亲切地要她们落坐用膳。

三十二张桌椅排列成半圆形，如此可让太子殿下清楚明白地看见在场的所有佳丽。

子谦在王后身旁坐下，双眼在场内搜寻，他急于知道乐儿现在脸上是何种表情？眼光转了一圈，竟然没发现乐儿，只看见两张空着的桌椅，这让子谦忐忑不安的心稍稍放下，随即又猜测她为什么没来？此时却听到宫内总管向王后报告：“启禀王后，沈子渝、岳乐儿两位佳丽因为生病，无法前来夜宴楼。请王后见谅。”

“那两位小姐病情如何？可有请御医诊断？”王后关心地问。

“王后请宽心，已请御医照顾了，不会有碍的。”总管恭敬地回话。

王后放下心，而后命宫女上菜，逐一和佳丽们谈天。

子谦虽神色淡然，心中却着急异常。乐儿昨儿个还好好地，怎么今天就病了？她一定病得不轻吧！否则以乐儿的好奇心，她绝不会错过可以见到太子庐山真面目的机会。

从这些天与乐儿相处，子谦非常肯定乐儿的聪明才智，但她的不经心和迷糊也让他担心。她可是没注意到自己生病了，一直到病倒才发现吗？她一人在宫里，又没有亲人在身旁，只靠宫女的照顾够吗？他真想立刻飞到她身边，亲自照料她！

子谦被自己的反应吓住了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如此的在乎乐儿，为她牵肠挂肚？或许，在第一次见面时，他的心就不知不觉的遗落在她身上了……

乐儿好端端的坐在沉千渝的床前，苹果般的脸庞依然红润，根本没有一丝生病的模样。

原来，病的是沉千渝，在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冲击下，使她心痛的旧疾又复发了。

就在大家要去夜宴楼的前一刻，她突然脸色苍白，直抚着心口喊疼，乐儿赶紧扶她回房，御医诊治后表示她无法参加宴会，必须留在房里休息。

沉千渝对自己的无能既伤心又难过，乐儿不忍心去了她一人在房里，索性留下来陪着沉千渝，安慰开导她。

乐儿并不因为错过这次夜宴而难适，她相信，日后定还有别的机会可以见到太子。

“王儿，你怎么了？”王后见子谦一直沉默不语，似有心事。

“没事，母后。”子谦对王后淡淡一笑回答。

“你也该仔细看看每位佳丽了。”王后微笑说这，晚宴已进行了一半，子谦都未有所行动，她无法坐视不理，决定出手帮忙。

一旁的总管接到王后的命令，忙拿出名册，照着册上的记载，同殿下详细介绍众多佳丽。

如此一来，子谦不得不集中精神，面对在他眼前的每位女子。

当总管每介绍一位闺秀时，她就会站起身，对太子盈盈施礼，子谦总是一脸的温和，捺着性子响应她们。

直至介绍到赵丽容，子谦才有了真心的笑容。

“容儿表妹，好久不见了，你此次进宫，表哥都没去看你，真抱歉。”

赵丽容妩媚一笑，嗓音娇柔，“表哥太客气了，容儿能了解表哥是国事繁忙，怎好去打扰表哥。”

“找个时间，表哥会好好招待你，当作赔罪。”子谦笑道。

赵丽容的笑容更深了，全场三十位佳丽只有她得到殿下特别的关照，可见表哥心中也有她，她想成为太子妃的梦想早晚会实现。

段子谦仪表英挺，气势堂堂，又位居一国太子，如此的人中之龙，轻易就能掳获女子的心，候选的众家女子自然也不例外。现在见殿下对他的表妹关怀有加，其它佳丽脸上难免都流露出既羡慕又嫉妒的表情，但到最后，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没希望。

就算当不成太子妃，能留在殿下身旁当他的侍妾也很好啊！虽然没有太子妃那么大的权势，同样可以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。

因此，每位佳丽脸上仍是摆着最美丽的笑容，希冀能得到太子的欢心。

王后见子谦对这些佳丽们似乎兴趣缺缺，还好他对赵丽容这个表妹多了点关心，那太子妃的人选就有着落了。

子谦则是看着这些女子的笑容，又想到了乐儿。乐儿的笑容充满了俏皮亮丽，是谁也比不上的！

今晚的宴会对子谦来说是百般无聊，乐儿的病情也令他担心；但他也庆幸乐儿没来，不用在这种场合里面对她，让他的确松了口气。

夜深了，宴会结束了，所有的佳丽也都已经歇息，宫内又恢复了宁静。月光下，一个人影由赏乐宫的宫墙跃下，身形敏捷地往佳丽所住的房间方向走去。

他准确的停在乐儿的房外，轻轻的试推下门，门悄声打开，他皱起眉头低语：“这小东西竟迷糊得连睡觉也忘了锁门！”

段子谦进了房，将门关好，悄悄的走到床旁，伸手掀开了纱帐。

乐儿睡得正香甜，如婴孩般无邪的睡容，让子谦瞧得痴了，不由得泛起笑容。他小心的在床沿坐下，仔细探查乐儿的鼻息，也量了一下她的脉搏，一切正常。他安心的吁口气，乐儿今晚缺席，一定有原因，改天他再找时间问清楚吧！只要乐儿没事就好。

乐儿在睡梦中无意识的翻动身子，将盖在身上的丝被都踢掉了，在半

透明的衣裳下，她的身子若隐若现，万般撩人。

子谦不由自主的俯身汲取她的清香，轻吻着她的额头，顺其而下又吻了她小巧的鼻尖，最后盖上了她的小嘴，浅尝着她的甜蜜。

这一吻美好得使他沉沦深陷，无法自拔。就在子谦欲罢不能时，理智重回脑里，他倏然坐正了身体，忙着克制住自己翻腾不已的欲望。他怎能对一位熟睡的女子做这种事？他必须趁还能控制自己时快快离开乐儿，免得伤害了她。

他的手恋恋地抚着乐儿的小脸好一会后，还不忘帮乐儿盖好被、锁上房门，这才放心的从窗户离去。

乐儿一个人坐在凉亭里，双子撑着下巴，一动也不动，心思早就飞得老远。

为什么她会做这样的梦呢？子谦说得很明白，他只把自己当成是知己好友，自己也是如此想呀！那为什么……

她今天一早就醒了，醒来时甚至还可以感受到那股甜蜜和喜悦……

昨晚，她竟梦到子谦在吻自己！他先是极温柔的抚摸她的脸颊，然后他就低头吻起她的额头、鼻子，最后还吻上她的嘴……

这……以后，她该用什么态度面对子谦呢？

“乐儿，乐儿！”有人轻摇着她。

“子谦！”乐儿脑里想着他，不知不觉中也叫了出来。

“子谦是谁啊？”沉千渝在乐儿身旁坐下，她见乐儿一人在发呆，叫了几声，她也没理会，才会伸手摇醒她。

乐儿看清楚来人，“千渝，是你呀！怎么样？身体好点了吗？”她聪明的避开了千渝的问题。

“好多了。昨晚真不好意思，害你为了我也没见到太子殿下的面。”沉千渝很感激，好在有乐儿陪着她，她真不敢想象自己一人留在宫里的情景。

乐儿笑着摇头，“别客气了，以后见太子的机会还很多，不必惋惜。”

沉千渝现在也想开了，不再钻死胡同，她重拾方才的问题，“乐儿，你在想什么啊？子谦又是什么人呢？”

乐儿见躲不过，只好含混说道：“我在想家人，子谦只是一个朋友而已。”要是让沉千渝这保守的乖乖女知道，她梦到一个男人在亲她，不知道会不会当场吓昏过去。

“我也很想家，不知爹娘好不好？”沈千渝原本上扬的嘴角也垂了下来。

乐儿没想到会引起沉千渝的难过，正想安慰她一番，沉千渝自己倒先恢复了笑脸。

“明天宫里一定很热闹，我们可以到观赏阁观看皇城里的游艺表演，宫里还会放烟火哦！我真是等不及了。”

“什么事需要这么大肆的庆祝？”乐儿一头雾水。

沉千渝睁大眼，惊讶地看着她，“明天是大理国的开国纪念日呀！这么重要的日子你怎么会忘了？”

“哦！对对对，我一时忘了，真对不起。”乐儿立即附和，原来是国庆日，难怪要大肆庆祝。

“以前只能在家乡小镇看热闹，今年可以看到皇城里的表演，想到就让人兴奋。”沉子渝愉快的说着。

看沉子渝的表情，届时一定很热闹，没想到自己可看到古代节日欢乐的场面，真是不虚此行。

沉子渝和乐儿聊了一会儿就告辞回房休息了，她要先养足精神，明天才可以玩晚一些。

乐儿在宫里随意逛着，又习惯性走到后园的树下。不知道子谦在吗？她从未在早上时到大宇宫游玩。

她想了想，还是爬上了树到大宇宫，不过她只静静的坐在树上，没有去拉金铃铛，她一直想着那个梦，想着子谦，想着与他相处的点点滴滴……

子谦用完午膳之后，就待在水塘旁等着乐儿的到来。

他等了许久，铃铛声一直没响起。子谦觉得很奇怪，平时他一用完午膳后，乐儿就会出现，现在都过了这么久，她怎么还不来？莫非今天乐儿不来了？

子谦信步走到树下站着，思量要不要过去赏乐宫找她，但其它的佳丽都见过他了，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还是想别的办法吧！

他低头沉思一会儿，随意抬头转转有些酸的颈项，这一抬头却看到了在树上的乐儿，她正坐靠在树干上。

他立刻提气向上纵，人稳稳的跳上树干，站在乐儿面前，蹲下身子凝视着她，原来她在树上睡着了？失笑之余也责备她的不小心，如此睡在树上，万一摔下来怎么办？这丫头实在太大胆了。

他轻轻的抚着她粉嫩的脸颊，准备将她抱下树。乐儿在子谦怀里不安的转动，小嘴喃喃地叫着：“子谦！”

子谦笑着柔声回答：“是我，别怕。”

乐儿小脸泛起甜蜜的笑容，整个人更偎入他怀中，安适的继续睡觉。

子谦怜惜的低头吻着乐儿的额头，轻巧的从树上跃下，抱着佳人走到水塘中的亭阁。

亭阁里有张舒适的躺椅，小几上还放置着披风及书本，平时子谦会在这儿看书休息，夜里也可以观星赏月。

他为乐儿盖上披风，让乐儿依然安稳的睡在他怀里，自己则拿起一旁的书，神态优闲的看起书来。

乐儿从熟睡中渐渐转醒，习惯性的伸伸懒腰，这一觉睡得可真舒服！似有一股男性的气息一直围绕着自己，让她感到万分的安全，想不到在树上睡觉的感觉这么棒！不过树有这么柔软舒适吗？而且还会微微的起伏？

她有些迷糊的睁开眼睛，正好面对着子谦含笑的脸庞！咦，自己又在作梦了吗？怎么会看到子谦的脸？

乐儿重新闭起眼睛再张开，子谦的笑脸仍然在眼前！这表示……这不是在作梦！乐儿再看明白些，才发现她整个人都被拥在子谦的怀中，她傻住了，莫名其妙的直瞪着他看，连小嘴都吓得忘了合上，这是什么情形啊？

乐儿惊讶的表情让子谦颇觉好笑，半捉弄地问：“不认识我了吗？乐儿姑娘！”

这一句话惊醒了她，乐儿手忙脚乱的从子谦身上挣扎着站起，连连后退好几步，直到靠着亭阁边的栏杆才停止，说出的话也是结结巴巴的，“我……你……这情形……怎么会……”

子谦明白乐儿想问他，她怎么会睡在他怀里？见她涨红了脸，又羞又急的俏模样，他忍不住起了玩心，缓缓的走近她，学着登徒子将脸贴近乐儿，故作流气地在她耳旁轻语，“这不是你的希望吗？我还听到你在梦里声声叫着我的名字呢！”说完还轻挑着乐儿的下巴。

乐儿倒抽一口气，自己竟然作梦都会叫子谦的名字，还该死的给他听到！再看到子谦轻薄的举止，不难明白他将自己看成了随便的女子。不，她不要子谦这样看待自己！

乐儿好生难过，拒绝子谦的触摸，她整个身子向后猛退，半个身躯已横出栏杆外。

子谦担心乐儿的安全，他立刻收起嘻皮笑脸，急声叫这：“乐儿，小心！”伸手要将她的身子拉回。

乐儿误以为子谦想搂抱自己，她更急着往后仰，双手忙推开子谦要拉住她的手，以致重心不稳，脚一滑，人跟着翻过栏杆，直直摔入水塘里。

“乐儿！”子谦惊喊一声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也跟着跳入水塘。

乐儿原是会游泳的，但由于事出突然，让她措手不及，慌乱之余已吞了多口的池水，见子谦也一同跳了下来，急忙又想离开他，手脚拚命划水，慌乱之下，更是无法浮出水面换气。乐儿只觉胸口被闷得好痛，待子谦抓住她时，她已无力挣开，张口想说话的同时，人也昏了过去。子谦焦急的拖着乐儿快速游到岸旁，将她抱上了岸，武毅及一些佣仆被子谦的叫声引来，见到这情形也慌乱不已！

子谦把乐儿放在地上，压出她胸腹中的水，见乐儿开始咳嗽，仔细直看没有大碍后，脸色才和缓了下来。他吩咐一旁的武毅，“快叫几个宫女到我的寝宫来！”说完就抱起乐儿疾奔回房。

## 7

子谦站在自己寝宫的门外，多名宫女正在里头为乐儿更衣，而他仍是一身湿。

“请殿下快换去身上的湿衣裳，免得受风寒。”武毅在一旁提醒主子。

“我不会有事的，别吵。”子谦不耐烦地大手一挥，他担心的是乐儿，都是他玩笑开得太过，才会将她吓得掉入池里。他好生自责，又心疼受苦的乐儿。

宫女陆续从寝宫里走出，乐儿已换好衣裳了。

子谦迫不及待地冲进去，并交代不准任何人打扰。

乐儿还未清醒，她眉头纠结、睡容不安，想必一定很不舒服。子谦心疼不已，想安抚她，自己却还是一身湿，于是他匆匆跑到屏风后换套衣裳，一边胡乱的擦拭着湿发，疾步奔回床前。

此时乐儿已醒了，一双大眼茫然地看着四周，吃力地想坐起身。

“乐儿你醒了？真是太好了！还觉得不舒服吗？”他喜上眉梢，大手一揽，将乐儿搂入怀中。

乐儿被子谦一抱，马上就想起他轻薄自己的情景，委屈气愤顿时涌上心头，她挣扎着推开他，“你放开我，我不是你想象中放荡随便的人，你找错对象了！想要调戏人，请你去找别的女子，放开我，我要回赏乐宫。”

听乐儿说出这些话来，想必自己真的吓坏她了，子谦赶忙搂紧她解释，“是我不好！”

我是和你开玩笑的，没想到你会当真而吓得掉入水里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这样捉弄你！”

乐儿停止动作，抬头瞪大眼望着他，“你……你说这只是玩笑，你只是为了……为了捉弄我？！”

子谦歉疚的看着她点点头。

“你……”乐儿惊愕得说不出话来。只是一个玩笑，而她竟被吓得掉入池里！眼泪不争气的浮上双眸，她气愤的用双手捶打着子谦的胸膛，颤抖的叫着：“开玩笑？你竟拿我来开玩笑，太过分了！你怎能这么对我？我……”乐儿无法理直气壮的说出自己生气的原因。昨晚的梦境，让她想到子谦时就会莫名的情绪波动，所以她才会待在树上苦思自己对他真正的感觉，没想通之前，她不想面对子谦。哪知自己竟会睡着了，还莫名其妙的睡在子谦怀里。

乍听到子谦道出自己在梦中还叫着他的名字时，她心中是又惊又羞，自己的心思赤裸裸地呈现在他面前，这种羞辱的感觉实在难受。再加上子谦又故意装出不庄重的态度，才会让她在羞愧之余，躲他躲得栽入水里。

在她经历了这些精神、身体的折磨后，子谦才说这只是他随口说出的玩笑，这要她如何接受？

子谦任由乐儿发泄怒气，他受些责打不要紧，且乐儿一双小手根本捶不痛他，但乐儿止不住的泪水让他十分不忍。

他伸手抹去乐儿脸颊上的泪水，万分怜惜的哄着她，“是我不对，你怎么打我、骂我都可以，就是别哭了。哭花了的脸是很难看的，红肿的双眼像极了金鱼，红红的鼻头看起来就像酒鬼才有的酒糟鼻，说有多丑就有多丑。你不会希望自己变丑吧？”

这是哪门子的安慰法？乐儿听了忍不住想笑，但眼泪一时之间还止不住，她又哭又笑的向子谦大发娇嗔，“都是你不好，是你欺负人家，把人家给气哭的。人家哭了你还在一旁取笑，你好坏！你这么坏，人家再也不要理你了。”说着就要起身。

子谦忙制住乐儿想离开的举动，她虽还有些生气，但也被逗笑了，且说话语气娇柔，表示她气也消了大半，他继续好言好语的道歉。

“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坏，我很抱歉。乐儿是位心胸宽大的好姑娘，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！好吗？”

见子谦如此真心认错，乐儿也不是这么小心眼的人，有气也让泪水给冲走了。她靠着他，报复的拿他的衣袖当手巾擦泪抹脸，谁教他惹自己哭的！活该！

子谦不在意乐儿拿他的衣袖当手巾用，她不哭了才是重要事。见乐儿已经平静下来，他才温柔轻语地夸赞她，“其实你哭泣时并不难看，反而有另一种美。不过，我还是喜欢看你笑的样子。”

乐儿抬起头看着子谦，嘟起嘴哼道：“现在谄媚太迟了，君子报仇，三年不晚，你等着吧！”娇蛮的将小脸一扬，一副不饶人的俏模样。

子谦朗笑出声，将乐儿抱得更紧了，“欢迎你随时来报仇，一辈子都不

放过我也可以，我用一生和你耗上了！”话中带着玄机。

乐儿也听出来了，虽忍不住脸红，却也不甘示弱的斜睨他一眼，“谁要用一生和你耗上了？本姑娘才没那个时间呢！”

眼前的乐儿着实令人心动，一张芙蓉脸含羞又带笑，晶亮的双眼还闪着淘气，有女子的娇羞，也有赤子的天真可爱。

子谦再也按捺不住心底的欲望，俯下脸贴近了乐儿，痞哑地低语，“你会有时间的，你的一辈子都属于我了。”

乐儿只觉鼻腔肺间充满他男性的气息，那股压力让她下意识地想逃开，她忙喘口气开口反击，“我——”接下来的话却都被留在喉咙里了，因为子谦的唇已吻上了她。梦里的情节竟在现实中发生了！

子谦温柔坚定的吻住乐儿，品尝她的清新甜蜜。她的惊讶、无措、抗拒，也一一融化在子谦霸道的柔情下，完全迷失在他所带来的震撼欢愉中。

这一吻仿佛有几世纪那般长久，乐儿整个人瘫软在子谦怀中，任由他探索自己的一切。

终于，子谦离开了乐儿的唇，滑到她玉颈上，留下许多的烙痕，每个烙痕里都有他低喃的誓词，“乐儿，我的乐儿，你是我的，永远都是我的！”

乐儿喘得好急，一颗心像要蹦出体外，子谦的唇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她，但仍将她紧搂在怀中。

乐儿靠着子谦的胸膛喘息，他的心也跳得好快，但却让人感到安心。

稍平缓了气息后，乐儿才忆起这是自己的初吻啊！子谦竟如此轻易就夺走了它，他还当她是随便的女子吗？

转念至此，乐儿又生气了，她可不是那种忍受吞声的小媳妇，子谦到底是将自己当成什么人呢？她一定要他解释明白。

乐儿怒气腾腾的抬头瞪着子谦，小手不客气地戳着他的胸膛，决定要大声质问他，谁知话一出口，又成了结结巴巴，“你……你为什么……吻我？你……凭……什么这么做？你……又将我看成了什么样的女人？”真没用，鼻头又开始酸酸的！不行，她不能哭，不能让子谦看轻自己。乐儿强将泪意压下，她今天一定要问个清楚！

这个小东西还真不是普通的迟钝！他的吻已明白地告诉她答案，她竟然还来质问他！

托起乐儿小巧的下巴，他直视着她的眼，一字字严肃地说道：“你真不明白我的心情吗？别问我为什么，问问你自己，让你的心告诉你答案。”

乐儿从子谦明亮的双眼中看到了他的真心、他的真情，那强烈的情感赤裸裸地展现在她眼前，着实令人心慌，“你说，你当我是知己，如己就是好朋友啊！何况我又是太子妃的候选人，就算当不成太子妃，我也要离开皇宫回家，不能留在宫里。所以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！”她终究要回到二十世纪，无法留在古代，她和子谦是绝不可能有结果的！

“知己不一定只能成为朋友，红粉知己也可以成为亲密的伴侣。只要你愿意留在我身边，永远陪着我，其它所有的阻碍都由我来解决，没有人能反对。我们绝对可以在一起！”子谦自信的回答。

乐儿是因为不知他的身分，才会为这些小事担心。他如果决定了太子妃的人选，父王和母后只会开心至极，哪会反对？而乐儿当上太子妃后，自然能留在宫中和他在一起。只是当他说明自己的身分时，乐儿一定会气得暴跳如雷，得花一番口舌解释安抚，所以他要在婚事都安排好之后，再对乐

儿表明自己太子的身分，而她就是最佳的太子妃人选。

看着眼前充满自信的男人，乐儿心中不禁有些忐忑。子谦想做什么？不会是想向太子要人吧！万一惹怒太子，他命还能留得住吗？“你别乱来，千万不能和太子有所冲突，太子一生气，你身家性命就危险了，我不准你胡来。”她急忙劝阻道。

第一次听到别人对自己说不准，子谦非但不生气，还觉得很窝心，他知道乐儿是担心他才会如此说。但她也将太子想得太没风度了，他要好好的改正乐儿错误的想法才行。

“太子绝不是爱杀人的暴君，他斯文有礼、风度翩翩，你一定会喜欢他的。我会让事情圆满解决，别为我担心。”

乐儿见子谦胸有成竹的模样，一切都好似在他掌握中，他对自己坚定的心意让她感动。直至这一刻，她才恍然明白，她已无可救药的爱上这个古代男人。子谦的君子风范、渊博的学识涵养、诙谐有趣的谈吐，甚至高深莫测的武功，在在都吸引着她，而且两人也能相处的如此契合，他们可是相差千余年的人呀！她在现代社会中寻找不到的完美男子，竟在这古老的年代中找着了，难道这就是缘分吗？

但上苍又是何其残忍，她为了成全一对有情人来到这儿，却让自己陷入情沼中。这个时空根本不属于她，她仍要回到自己应该存在的时代，她与子谦注定是悲剧收场！她牵成了别人的姻缘，却无法圆满自己的爱情，这是老天的旨意吗？

望着子谦，乐儿陷入了茫然之中。一想到要和子谦分开，她就感到一股锥心刺骨的疼痛在折磨自己。为什么她会遇上这种事？她原是不懂爱情、没有烦恼的快乐女子，过着单纯无忧的生活，月光石为何要将她带来古代？为什么？

乐儿脸上的哀伤悲痛全落在子谦眼中，他不明白乐儿的伤痛所为何来，他可以肯定乐儿是喜欢自己的，他既已表明会解决一切，她就可以放心等着好消息，又为何要难过呢？乐儿茫然的大眼，让他心里莫名升起了失去她的不祥预兆。不，这不可能的，他不会让这事发生！

子谦倏地将乐儿搂得更紧，好似她会突然消失一样，语气有着不同以往的强悍霸道，“别想了，不管你在想什么，都别管它，你只要看着我，快乐的和我在一起就行了，其余的事都有我为你解决！我不准你为其它事分心，你只准看着我、想着我，明白吗？”

子谦的霸气令乐儿一怔，这样的他较平时多了份大男人的气概，让她更倾心于他。

对，一切都别想了，她既无法改变宿命，就该好好把握两人所剩不多的相处时光，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

乐儿温柔的笑了，顺从的点点头，“我明白。不过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你不会受到丝毫的损伤。”

子谦放下心，又恢复了以往的斯文俊逸，亲她一下后才回答，“我以人格保证，我绝对不会有事！”

乐儿将脸埋入子谦怀中，呼吸着他的气味，真希望时间能就此停止，她能永远依偎在他怀中。

子谦抚着乐儿的秀发，难得见到她柔媚可人的一面，他还真喜欢乐儿黏人的娇态。

此时无声胜有声，两人虽不说话，却让彼此的心灵更加接近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子谦才柔声道：“明天皇城有盛大的庆祝游行，会非常的热闹，想不想看？”

乐儿将烦恼暂抛一旁，又恢复了俏皮的性子。只见她不在乎的扬脸一笑，“我们已经受邀到观赏阁看表演了！”

子谦点点乐儿的俏鼻，忍住笑装出一副惋惜的模样，“观赏阁确实是观看的好地点，可惜它离游行队伍远了些，少了身历其境的感受。我有个更好的位置，不但可以清楚感受到欢乐气氛，还可以到热闹的市集逛逛！但你既然有了邀请，看来就只有我一个人去玩了！”

乐儿明白子谦要她开口恳求他带自己去，她却不上当，反而以无懈可击的笑脸对着他，愉快的道：“太好了，那我在这儿先祝你玩得非常开心。对了，我出来这么久，也该回去了，再见！”说完，就想从子谦怀中离开。

子谦当然不让她走，对她，他是服气兼无奈，乐儿已懂得捉他的弱点了。

“你一定知道我的意思，明天别去观赏阁了，我会带你到城里去玩。”

“你是在邀请我吗？那我明天就有两个邀请了，让我考虑看看，我到底该去参加哪边呢？”乐儿故作考虑。

子谦颇不是滋味的抬起乐儿的小脸，宠溺的笑骂着，“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！明晚就在城里用膳，你要想个理由让赏乐宫的人对你的行踪不产生怀疑，这才是重要事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才不会露出马脚呢！哇！明天一定很好玩，我真等不及了！”乐儿高兴得笑眯了双眼。

感染到乐儿的欢愉，子谦也笑得开怀，还不忘逗弄着乐儿，增加乐趣。

乐儿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说歪理她从不输人，自然也是口齿犀利的反击回去。

寝宫里，谈话声夹杂着阵阵笑语，散播着欢欣愉悦，一对爱侣遗忘了时间的流逝，未来是好远以后的事，拥有现在才是最真实的！

自昨日在夜宴楼与太子见面之后，赵丽容就满心期待地等着表哥来悦心宫找她。就算他今日没来，明天这么盛大的日子，他也一定会邀请自己到城里看热闹！

小时候，每遇庆典节日，表哥就会带着她，化妆成平民模样，溜出宫到皇城里玩乐，这是她最快乐的回忆之一。而且昨天表哥还当着众人面前允诺要好好招待她，她相信表哥绝对不会忘记她的！

可是一直到了晚上，赵丽容都没见到太子来悦心宫，也没有派侍卫来传话。她只觉得奇怪，并不气馁，留在房中思量明天要穿什么衣裳、如何打扮，好让表哥眼睛一亮；因为就算表哥明天没有来找她，她也决定到太子宫拜访他。表哥若见到她，不知会是如何的惊讶高兴呢！

赵丽容沉醉在自己的甜蜜幻想里，完全没料到，这全是自己的一相情愿！她的表哥早已决定了太子妃的人选，而那人却不是她！

本就人来人往、热闹非常的皇城，在每年一次的开国庆典这一天，更是被从四面八方涌入的庆祝人潮挤得水泄不通。城里主要大街的两侧已有许多人占好了位置，等着看晚上举行的盛大游行。游行中有各项民俗表演、曼妙的歌舞，还有舞龙舞狮。

除了游行，街道旁的广场上也有市集，各式物品用具应有尽有，让人目不暇给。而这一天，那些平时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闺女们，也可以在亲人、丫鬟的陪伴下，到外头透透气、见见世面。这也引得众家公子争着趁此机会一睹小姐们的容颜，看能否寻找到意中人。

晚上皇宫还会燃放烟火，种种的庆祝活动会持续到午夜以后。这一天，众人是通宵达旦的玩乐，皇城也成了不夜城！

天色已近黄昏，乐儿在房里换上轻便的衣服，准备要和子谦一起去皇城玩乐。她已经说服沉千渝来掩护自己，若有其它人问起她的行踪，千渝会说她受了风寒，无法出门。

当然乐儿并没有告诉沉千渝事实，这会吓坏她的！

乐儿叹口气，看着自己乱糟糟的长发，她实在不会盘髻，也不明白梳妆台上一堆的珠花如何插上去。往常她都让宫女为她梳髻，今大她既然受了风寒卧病在床，就不能叫宫女来梳头了。可是这头发该怎么办？总不能就这样披头散发的出门。乐儿没办法，只好简单的梳了个公主头，再用丝带系住长发，丝带尾端远绑上了金铃铛。她照照镜子，满意的点点头，嗯，有仕女的样子了。

这一耽搁，天色都暗了，她匆忙快步跑到后园，还好大家都去观赏阁看热闹了，才不会被人发现她不在房里。

乐儿气喘吁吁的刚爬到天宇宫的大树上，还没来得及换口气，子谦就出现在她眼前。

“你怎么这么慢，我还以为你无法脱身呢！”乐儿轻拍着胸口，瞪眼望着子谦，有些埋怨，“你吓到我了，怎么突然就在树上出现？”

子谦上前温柔地拥住乐儿，轻声问：“你真吓到了？对不起，我左等右等都没见着你，怕你来不成，想到赏乐宫找你，所以才在树上！”

子谦的柔情让乐儿倍感甜蜜，她开心地笑了，“骗你的，我才不会这么胆小呢！我说会来就会来，困难都让我摆平了。”

子谦笑了笑，他就是喜欢乐儿这份纯真，以及丝毫不做作的个性。今天的她更美了，一身湖绿色的衣衫，头发依然只用丝带系住，飘逸脱俗的装扮，犹似仙女下凡，他忍不住低头吻她。

从昨儿个分离到现在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，想得心都疼了，恨不能立刻到赏乐宫将她带回自己怀抱，不让她离开视线一步。

现下他好不容易才等到乐儿出现，又见她较记忆中更加的出尘动人，一颗心早已按捺不住，他要尝尽乐儿的清新甜美。

乐儿双手交握在子谦颈后，和着他的气息，迷失在他源源不绝的柔情中。

武毅不安地伫立在树下，他刚抬头不小心看到了殿下和乐儿姑娘在拥吻，忙将头转开，但是过了许久，殿下还未从树上下来，可想而知殿下是欲罢不能。他跟随殿下这么久，第一次见殿下对女子如此的关爱重视，乐儿姑娘真是得到殿下的全心眷宠了。

可天已黑了，若再不出发，游行都要开始了！武毅只好做个不识相的人，重咳一声，大声道：“殿下，马车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子谦这才蓦然转醒，他不甘不愿地放开乐儿，看着她脸上的红晕，柔声笑道：“游行快开始了，我们该出发了！”说着，弯身抱起她，轻松的下了树，坐进马车。

武毅关好车门，坐上驾车的住置，吆喝一声，马车就上路了。

马车里点着蜡烛，乐儿好奇的打量着车内，车门的边上靠着张附有抽屉的小矮儿，可放些食物点心；车壁上还钉了个柜子，大概是用来装被子、衣服的。她和子谦坐在长椅上，其上铺有软软的锦垫，可坐可卧，也有大抱枕可当枕头，足够让两个人躺平休息。

子谦看乐儿一双大眼骨碌碌的打量着车里，好笑的搂紧她问：“看够了没有？饿不饿？车里有些食物可以充饥。”

乐儿摇头，“我要到城里才用饭。还要多久才能到皇城？”

“快了，出了皇宫就是皇城了。我们要到城里的享宾楼用膳，在那儿可以清楚的看到游行队伍，我们可以边用膳边看游行。”

子谦抱着乐儿半靠在垫上，让她可以舒适的躺在自己怀中，两人亲密的相依偎，自在地闲聊着。

一会儿了天，马车已出了皇宫，走在城里的大街上。

乐儿被外面纷扰的人声所吸引，她从车窗看出去，街上人声鼎沸，每个人都是满脸笑容，气氛欢乐热闹。乐儿也受到感染，迫不及待要观看这场盛大的庆祝游行。

马车转入主街道，在一间富丽堂皇的酒楼前停下。

“到了！”子谦扶着乐儿下马车。

享宾楼里立刻走出多位男子，恭敬的迎接他们。其中一住身穿锦衣、看似是老板的人非常有礼地向子谦问安，“公子，您来了！雅座已为公子准备好了，请公子入座。”

乐儿讶异地看着这么大的排场，子谦竟然有这么大的势力！她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他在宫里担任什么职务，她得找个时间问问他！

子谦微笑点点头，拉着乐儿的手就往酒楼里走。楼下大厅里已是高朋满座，子谦直接带着她上到了二楼，走入其中最大的包厢。

“哇！”乐儿惊叹一声，这房间有扇落地大窗，站在窗前往下看，街道上的一切情况一目了然。窗边有两张舒服的大椅，桌上已摆好香喷喷的佳肴。

在乐儿好奇地打量着包厢时，子谦已经遣退随从，关上包厢的门。

“你不饿吗？快来用饭，等一下才能专心观赏游行。”子谦笑着将乐儿拉到椅子上坐下。乐儿看着满桌好菜，真觉得饥肠辘辘，便不客气地动箸吃饭，全无扭捏作态的模样。

子谦微笑着欣赏乐儿满足的吃相，自己都忘了要举箸。

发现到子谦直盯着自己看，乐儿瞧下口中的饭菜，取笑他道，“我不知道是否看人吃饭自己就会饱了，但我知道你若再不动手，菜就要让我给吃光了。”

说完，她调皮的挟起一块鸡肉，送入自己嘴里，边嚼边点头表示好吃，不吃真是太可惜了！

子谦泛起一抹诡异的笑容，等乐儿再度挟起菜，正要送入口里时，他飞快的握住她的手，方向一转，菜不偏不倚地送入他口中！

“好吃，真好吃，美人挟的菜确实好吃！”子谦吃着还不忘赞美一番。

乐儿正想开口反击，子谦已挟起一筷子的菜送到乐儿嘴前，诱哄道：“吃吃看，看翩翩佳公子所挟的菜，是否也特别的好吃？”

乐儿强压下笑意，张口吃了子谦所挟的菜，歪头想了一下，才淘气地回答，“不错，不错，菜好吃人也养眼！”说完还装出垂涎欲滴的馋样。

子谦朗声大笑，老天！世上大概只有乐儿说得出这些话来。

这才是一个开始，他相信今晚过得非常愉快。与乐儿在一起，想不快乐都很难！

“不，这不是真的，你说谎，表哥不会这么做的！”赵丽容不敢相信的放声大叫，对着宫女小雯发脾气。

她在悦心宫等到傍晚，表哥一直都没来。同在一起的佳丽，有好几位也陪着赵丽容在宫里，她们都希望能藉此机会再见殿下，加深自己在太子心中的印象。

但直至掌灯时分，她们仍没见到太子的人影，只好认分的相约到观赏阁看热闹去。

悦心宫里只剩下赵丽容一人，她并不灰心，因为游行要到晚上才开始，若她现在去天宇宫找表哥，刚好可以一同出宫。

但是她没见到表哥，天宇宫的侍卫告诉她，太子不在宫里，出去了。

赵丽容不相信，坚持要见到表哥，就在她和侍卫僵持不下时，赵丽容遇上了以前在王后身旁的宫女小雯，她现在在天宇宫里伺候太子。

“赵小姐，殿下是真的不在宫里。”小雯恭敬地对赵丽容解释。

“表哥已经出宫了吗？他是不是到城里去了？”赵丽容紧紧捉着小雯的手问。

“这……”小雯不知这该不该对赵丽容说实话，但看她对太子的那份盼望，小雯是感动又同情，便老实的告诉赵丽容，太子是和一位小姐一起到皇城去了。

这个消息当场引起赵丽容激烈的反应，表哥怎么可能有别的意中人？一定是这宫女在造谣生事。

“赵小姐，这是奴婢在马房外亲眼看到的。昨天，那位小姐还不小心的掉入天宇宫的水池，殿下好生焦急，吩咐我和几名宫女为那小姐更衣。当我们为那小姐换好衣服后，殿下立刻进寝宫亲自照顾她，还吩咐不准任何人打扰。”

“那女人是谁？表哥认识她多久了？”赵丽容要查个明白，那个女人有资格当上太子妃吗？

小雯想了想，才回答道，“奴婢从未见过那位小姐，不过，听殿下似乎喊那位小姐为‘乐儿’。最清楚这整件事的人是殿下的贴身侍卫武毅，今晚也是他驾车陪着殿下与那位小姐到城里，赵小姐可以向他打听殿下的消息。”她别有用心的建议着。

“我明白，谢谢你，小雯。”赵丽容强自掩饰心中的落寞失意，神色黯然

的离开天宇宫。

她不会就此放弃的，当上太子妃是她多年来的愿望，她怎能输给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！她要尽快查到那名女子的身分，要她赶快离开表哥，她不会让任何人阻挠自己达成目标！

热闹的游行开始了，街上响起了一阵欢呼声，游行队伍由鼓声震耳的舞龙舞狮打头阵，精采的表演一一顺序登场。

听到锣鼓的声音，乐儿立刻放下了用到一半的晚膳，快步跑到窗前看热闹。

子谦好笑的摇摇头，这丫头还真是小孩子心性！还好她的饭菜也吃得差不多了，就让她留些肚子到市集里吃零食吧！

他拿些茶点到窗旁的小几上，自己也坐在乐儿身旁，一同看着游行。

舒适的椅子上坐两个人，身体上的碰触是亲密了些，但并不感到拥挤，乐儿以觉得奇怪，为何子谦不坐另一张椅子，但也不甚在意。

“子谦，你看那座小金塔这得多精致美丽，不知道是谁的？”乐儿两眼看着金塔，拉着子谦的手叫这。游行的精采让她不禁站起身子靠在栏杆上观看。

“金塔是民间集资所铸成，游行结束后将会放在宫中藏宝阁，归大理国所有。”子谦为乐儿说明，又笑着拉她坐在自己腿上，拥入怀里。

依偎在子谦怀里看游行，对乐儿来说真是一大享受，她笑得更甜了。

子谦一一为她解说游行中各项节目内容，文物的由来和归处。大部分的展示品都是各地进贡给大理国的，展示完毕后，将会当成国宝收藏。

一阵美妙的丝竹声和着歌声传入，千多名身段婀娜、舞姿曼妙的女子绫绫舞过众人眼前，让人眼睛一亮，在场观看的民众纷纷鼓掌喝采。

“这些舞姬平时只表演给王孙贵族观赏，这次是王上要她们在游行里演出，以饱百姓眼福。”子谦说着。

乐儿了解的点点头，“她们长得真漂亮，歌艺舞姿又那么的美妙不凡，看她们表演真是件赏心悦目的事。”对于美的事物，她都不吝惜给予赞美。

“她们是漂亮，但还是比不上你！”子谦亲了一下乐儿。

乐儿小手刮着子谦脸颊取笑他，“吹牛皮说大话！你不觉得害臊，我可不敢往自个儿脸上贴金。”

“你不敢，这世上就没人敢了。”子谦拉下乐儿的手放在唇上一吻，并在乐儿耳旁呵气逗弄着她。

乐儿忙着闪躲，倒入子谦怀里咯咯笑个不停，发带上的金铃铛也随着她的晃动而清脆作响。

子谦好奇地将发带握在手中，看着绑在尾端的铃铛，真是佩服乐儿的巧思。

“将铃铛系在丝带上装饰，好看又好听，真聪明。”

乐儿一笑，抱住子谦的颈项就给他一个亲吻，冲动行事后却不好意思的涨红了小脸，马上转身假意观看街上的景象。

这小东西羞怯的模样真是惹人怜爱！子谦微笑地将她抱个满怀，转回她的小脸，深情款款的低头吻住了她。

他们虽在包厢中，但面对的却是敞开的落地大窗，这一吻无异是在公共场所亲热。

乐儿整个人羞得如煮熟的虾子般，从头顶红到脚趾，她忙将脸埋在子谦怀中，不敢抬头。老天！子谦这个古代男子，竟比她这位从二十世纪来的人还要大胆，他不怕这种行为会让众人认为他俩是不知廉耻的荡妇淫夫吗？

子谦低沉的笑声不断，他实在爱极了她娇羞的模样，但见她久久还不敢抬头，遂在她耳旁调侃轻语，“游行真是好看，你不看了吗？还是你想要永远躲在我怀里，我也不会反对的！”

乐儿在心里挣扎了一会儿，决定还是难得一见的游行比较重要，别人怎么想是他家的事，子谦都不怕了，她又何必在乎！抬头瞪了他一眼，她继续观赏游行表演。

在一片欢乐声中，游行圆满的结束了！

子谦见乐儿似乎还意犹未尽，笑着扶起她往外走。“我们去逛市集吧！包准你会玩得很开心。”

乐儿脸上又升起了期待，听他的话准没错，子谦总有办法让她开怀！

## 9

广场上挤满了来逛市集的人，这些设摊的小贩都是由外地来的。他们一方面来皇城看热闹的游行，另一方面又可以赚些钱财回家，一举两得。

乐儿看到这么多人有些咋舌，还好广场够大，不至于挤得无法动弹。

子谦放任乐儿自己到处逛，但他总是在她身后两步的范围内，除了保护她外，也让乐儿转身就能看到他。

乐儿是最喜欢逛夜市的，她如鱼得水般的在每个摊位间穿梭，遇上有兴趣的就停下多看几眼。逛着逛着，她的目光就被一个摊子吸引住了。

一排看起来晶莹可口的冰糖葫芦摆在摊前，乐儿好心动，她喜欢那种酸酸甜甜的滋味。看着左右，只有小孩子拿着边走边吃，还没看到大人这么做的，但她真的好想吃……

转头看到站在身后的子谦，乐儿心中有了主意，要做坏事当然要有个伴嘛！她对着子谦不怀好意的一笑，再转身对卖冰糖葫芦的老伯坚定地说：“老伯，我要两串冰糖葫芦。”

子谦看乐儿两眼望着冰糖葫芦时，就明白这丫头想吃，他正打算上前买串送给她，忽见乐儿转回头对他泛起了甜甜的笑容。子谦心里一阵打鼓，有种将被设计的感觉。

果然，乐儿一手拿着一串冰糖葫芦，万分愉悦地对着他笑，“子谦，你请我吃晚饭，我只能回请你吃冰糖葫芦了，这是我的一份小小心意，你可不能推辞哦！”说着，小手上的冰糖葫芦送到了他眼前。

既然她这么说，子谦只好收下那串冰糖葫芦。他注意到周遭行人经过时，都会多看他和乐儿两眼，大概是没人年纪这么大还爱吃糖，而且还在路上边走边吃。乐儿应也是觉得不好意思，才会拖他下水。

子谦看乐儿笑得像只小狐狸似的，开心的大口吃着冰糖葫芦。也罢！谁让自己宠坏了她，带着笑意，他也边走边吃起来。

吃完了冰糖葫芦，乐儿这回停在做糖人的摊前，着迷于小贩的巧手。滚烫的糖浆倒出来，在糖浆变冷凝固而做出各式形状，不但速度要快，而且手法要精巧，乐儿好佩服那个小贩。

子谦走到她身后，一手环上了乐儿的腰，低声警告她，“你要看、要买都可以，但是不准再要我陪你边走边吃。”

乐儿笑得得意，撒娇地说道：“冰糖葫芦很好吃呀！你不是也吃得很快乐？”

“一样是引人注目，我倒宁愿选择别的方式，比如这样……”子谦快速的在乐儿脸上亲一下，当作警告。

“你！”乐儿脸又红了，急于要将子谦推远些，他竟然用这种方式威胁她，太差劲了！

子谦放开她的腰，但大掌牵住了她的小手。

乐儿挣不开，只好任由他握着，还好在宽袖子的遮掩下，旁人较不会发现。她嘟起嘴轻嚷，“好嘛，不吃就不吃，看别的总可以吧？”

两人又逛向别处，最后在一个画摊前停住。乐儿直觉到这个卖书人很失意，看来是一个落难书生。挂出来的画作还不错，但稍嫌死板，这大概就是没人来买画的原因了。

乐儿看着其中的一幅，书上是只昂首阔步的老虎，但她总觉得这只老虎画得有些奇异。她手指著书，小声对子谦说道，“子谦，你看这老虎画得可爱吗？”

话虽小声，但那书生却听到了，他对着乐儿冷言道：“姑娘，没人会将老虎形容成可爱，姑娘既然无法欣赏出画意，那请离开吧！”

子谦有些不悦，这书生说话怎么如此不客气，正想驳斥他，乐儿已在一旁先说了。

“原来你对客人都是这种态度，难怪会没人来买画。”

那书生却高傲地回答，“在下是卖画不是卖志气，不需要低声下气。”

他的回答挑起了乐儿的兴趣，她浅浅一笑道，“读书人有志气是好事，但也要有接受批评的雅量。你的画并不是特别的好，已是难教人掏钱买下，加上你固执己见，无法接受别人的评论，你是不用低声下气，但饿肚子是免不了的了！”

书生的脸涨红了，这表示乐儿说中了重点。

看到书生难堪的神色，乐儿有些不忍。她不是喜欢取笑人，她只想点醒他，也希望能帮些忙。古代的书生若不能金榜提名、加官进爵，那就百无一用了，若家里没些恒产，日子更是难过。

“你作画是认真又细心，但画里却少了活力生气，可见你作画不是出于自愿，而是为了生活所逼。你又放不下读书人的自尊，对那些来看画的人不能和颜悦色地解释画中意义，买画的人当然少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你会连画摊都摆不成！”乐儿陈述自己的看法，语气真诚。

书生无言以对，这姑娘说得贴切中肯，应是有见识的女子，看来也不是故意来侮辱他的。何况她后面还跟着一位衣着尊贵、气度不凡的男子，可见得他们不是一般的寻常百姓。

他心平气和地面对乐儿，语气和缓了下来，“会来市集买画的，大都是没读过书的老百姓，又能给我什么建议呢？或许我真该学学商人模样，才能多卖出几幅画吧！这位姑娘，谢谢你的提醒，在下就将这幅老虎送给姑娘，

希望姑娘不会嫌弃。”

“不成不成，无功不受禄，我怎能白拿你的画。我只是想帮帮你，让你不再这么失意！而且我的意思也不是劝你要随波逐流，一旦你没了文人的自尊傲骨，就会连志气也失去，成为一个庸碌平凡人了。”乐儿又是摇头，又是解释，这呆书生想错自己的话了。

书生一阵苦笑，“连自己都养不起了，还当什么文人，倒不如做个平凡人过生活。”

这幅画只是在下的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，姑娘就收下吧！”

乐儿当然是推拒，两人僵持不下。

最后是子谦出面解决这件事，否则两人就是互让到明天早上仍是没有结果。而乐儿对那书生的好意关心，也让他有些酸意。

他走前一步，一手轻拥着乐儿肩头，语气轻柔却十分肯定，“你们别争了，公子，这幅画我们不能白拿，但也不好拒绝公子美意。不如我们收下画，也请公子帮乐儿画张画像，而这张画像的酬金公子就必须收下了。如此一来，岂不两全其美。”

“这办法真好，就这么办。”乐儿立刻点头。

书生也不好拒绝，释怀一笑，当下拿出纸墨，就着烛光画了起来。

乐儿看那书生画得认真，乖乖坐好不敢乱动，心中祈祷他能画得快些，别让自己坐得腰酸背痛。同时她也很感谢子谦，他不反对她帮助一个陌生人，证明他也是个有爱心的人，她低声向坐在一旁的他道谢。

子谦微微一笑，更加握紧了乐儿的手。和这丫头在一起，想不慈悲都不行！乐儿侃侃而谈的神采、独到的见解显示她学识过人，加上她的个性、行为独树一帜，他真是得到了个宝贝人儿，而且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！

子谦低声和乐儿闲聊，打发等待的时间，免得书生还未帮她画好画像，她就无聊得睡着了。

“画好了。”书生放下笔，将画纸交给他们观看。

子谦和乐儿对这幅画并未抱有太大的期望，他们只是想帮帮这个穷书生而已。但结果却出乎他们意料之外，虽只是简单的水墨画，却已将乐儿的神韵气质鲜活地描绘于纸上。

“画得真好，将精髓都画了出来，是一幅好画。”子谦赞道，并从怀中拿出一锭金子当酬劳。

书生吓了一跳，忙摇手说：“这太多了，不需要这么多。”

“钱财是身外之物，心意才是最重要的。公子为乐儿作画时，用了全力以赴，使这幅画有了不凡的价值，和公子以往的画完全不同！由此可见，公子本就有着过人的才华，只在于做时有无用心罢了。公子是聪明人，经此一事，理应明白自己该如何做了！希望公子别让我们失望。”子谦说完，拿起画，扶起了乐儿。乐儿向那书生俏皮的挥挥手道再见，就和子谦一同离开了。

“累了吗？”子谦看乐儿脸上已现倦容。

“嗯！”乐儿点点头，逛这么久也真感到有些疲倦。

“那我们回宫吧！”他拥着乐儿走出市集，武毅驾着马车正等候着。

上了车，子谦从柜里拿出一条丝被，对乐儿说：“累了就躺下休息吧！回宫要一些时间。”

“我体力才没那么差，人家还要再多看皇城几眼呢！”乐儿趴在车窗边看着外面，今晚她玩得好愉快，还留下了画像作纪念，真好！马车才走没多久，

乐儿的眼睛就闭起来了。

子谦扶着乐儿躺下，让她安稳的睡在自己怀中，拉起丝被盖住两人。他非常肯定，在不久后的每一个夜晚，他都可以像这般拥着乐儿入眠。

经过昨几个通宵达旦的庆祝，今早大家都睡得较晚才起床；但也有人例外，一大早就醒了——例如赵丽容。

她昨晚没去观赏庆祝游行，一个人留在房里，想着表哥、想着自己，也想到那个女人。表哥真的喜欢那个女人吗？不会的，表哥只会喜欢她，他们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呀！她不能这么轻易就将太子妃的宝座拱手让人，表哥只是一时被那女人所迷惑而已，他终究会回到自己身边。她首先要做的事是警告那个女人，教她不要再纠缠表哥！

因此，今儿个一早，她又来到天宇宫，但她不是来找表哥，而是指名要找武毅。

武毅听到赵丽容要找他，并不觉得奇怪，因为他一从皇城回来，文观书就告诉他赵丽容来宫中找殿下做的事。

“赵小姐，您找属下有事吗？”武毅躬身行礼。

“武侍卫，我想知道昨晚和表哥一起出宫的女人是谁？她是什么来历？如何和表哥认识的？”赵丽容直接问出自己想知道的事。

武毅面无表情的回答，“赵小姐，这事您应该亲自去问殿下，属下不能随意透露殿下的私事。”

“我是要问表哥，但表哥现在不在宫中，问你也是一样，你一定知道那女人是谁。

你别担心，我只是对她感到很好奇而已，不会伤害她的。她到底是什么人？王上和王后会接受她成为太子妃吗？”赵丽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，她一定要问出那女人是谁。

武毅沉思了一会儿，殿下暂时不想让乐儿小姐知道他的身分，他若将乐儿小姐的身分告诉赵丽容，难保赵丽容不会去找乐儿小姐，进而破坏殿下的计画，所以他还是别多话的好，免得惹事上身。“抱歉，属下无可奉告，请小姐直接问殿下本人吧！”武毅明白的告诉赵丽容。

赵丽容知这从武毅那儿问不出所以然，满肚子怒气地走出天宇宫，却在门口被宫女小雯拦住。

“赵小姐，奴婢知道那位小姐是谁。”

“是谁？”赵丽容高兴地问。

“她叫作岳乐儿，也是这次进宫候选太子妃的佳丽，住在赏乐宫。这是奴婢在整理书房时，在翻开的名册上看到的，应是她没错！”小雯将自己所查到的结果告诉了赵丽容。她想，这赵丽容是殿下的表妹，王后又疼她，她稳能当上太子妃，若是自己曾帮过她，她成了太子妃后，自己也定会有好处！

“小雯，谢谢你，我会记得这份情的。”赵丽容握了一下小雯的手，面露笑容，自信满满的走出天宇宫。知道敌人是谁，事情就好办多了！

子谦醒了，睁开眼就看到床顶的粉色纱帐，将眼光调回在他怀中安睡的乐儿，嘴角不由得扬起温柔的笑容。她睡得好沉呢！不过这也难怪，昨天她玩得太累了。

昨晚马车回宫后，子谦见乐儿睡得香甜，不忍心叫醒她，只好抱她回

赏乐宫。

放下乐儿的同时，他也一并躺下，结果也不知不觉的睡着了。

这一觉睡得可真舒服，现在他是精神饱满、充满活力。窗外天色已亮，他也该离开了。他低头在乐儿脸颊上亲了亲，很是依依不舍，想到这小丫头睡觉还会踢被子，不自觉的轻声笑了起来。

乐儿被他低沉的笑声吵醒睡意浓浓的半睁开眼眸，口齿不清的呢喃，“我好困哦，再睡一会儿好不好？”小手攀上他的颈子，又埋入子谦怀中继续睡。

子谦但笑不语，动作轻柔的将乐儿微微移开，起身下床，又为乐儿盖好被子，看着她安适的睡容允诺道：“今天没办法，但以后我会陪着你赖床。”轻柔的语气中包含了无限的宠溺。

他理理身上的衣着，眷恋的再给乐儿一个吻，才神清气爽、面带微笑的回天宇宫。

子谦前脚刚走，赵丽容就到了赏乐宫，她让宫女去通知岳乐儿，自己则站在大厅里等着她。

乐儿迷迷糊糊的被宫女叫醒，说赵丽容小姐要找她。虽然不认识这位赵小姐，但人家既然已在大厅等候，她就该去见见来人。

匆匆梳洗一番，乐儿赶忙来到了大厅。

只见大厅里站着一位美丽冷漠的女子，乐儿一走近，立刻感受到她身上传来的敌意，尤其她那一双眼睛满是嫉妒与愤恨。乐儿不明白为何她要如此仇视自己，她们并不认识啊！

虽然如此，乐儿还是友善的询问道，“我是岳乐儿，你找我有事吗？”

赵丽容仔细打量着岳乐儿，她长得并不特别美丽，妆扮也不特别出众，甚至有些随便，只是笑起来称得上可人罢了！表哥怎会喜欢她？这个岳乐儿根本不如自己！

乐儿见她不回话，温和的再问一次，“赵小姐，你到底找我有何事呢？”

赵丽容面色不善，看着乐儿的眼光甚是无礼，语气冷淡，“岳乐儿，你的所做所为不但违反了宫规，也让人觉得可耻，我今天来是想警告你，别再去纠缠太子殿下，否则你将会受到处罚。”

“我既没见过太子殿下，也不认得他，更不会去纠缠他！赵小姐，你找错人了。”乐儿皱起眉头，赵丽容干嘛对自己说这些？

赵丽容知这她一定会反驳，倒没想到岳乐儿竟会否认！她轻蔑地一笑：“敢做敢当，你做了为何不敢承担呢？事实就是事实，容不得你狡辩。”

乐儿真的是一头雾水，“我入宫至今，都还未见过太子的面，我真的不认得他呀！”

“我没做过的事，为什么要承认！”

“那你昨晚是谁出门？”赵丽容一字字咬牙问道。

乐儿一愣，她和子谦的事，赵丽容怎么会知道？

“答不出来了吧！岳乐儿，你真不要脸！”赵丽容厉声斥责。

乐儿也拉下了脸，“我见谁你管不着，反正他不是太子殿下。”她不能连累子谦。

“天宇宫是太子殿下的寝宫，除了他，还有谁能在天宇宫里来去自如？”

昨晚不就是殿下带你到皇城游玩吗？车夫就是殿下的贴身侍卫武毅！岳乐儿，你何必睁眼说瞎话。”赵丽容一步步逼进乐儿。

此时有许多佳丽也来到大厅里，听到这些话都吃了一惊，又羡慕又妒的看着乐儿。

乐儿不敢相信的直摇头，不会的，老大爷不会又和她开这种大玩笑，子谦怎么可能是太子呢？

“不是的，他不是太子，子谦不会是太子的！”乐儿喃喃出声。

赵丽容嫉火满怀，岳乐儿竟然直呼表哥的名字，“段子谦就是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就叫段子谦，你还有脸说不认识他？！”

赵丽容的话让乐儿震惊的退坐到椅子上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子谦，段子谦，他……他真是太子殿下！

赵丽容看着岳乐儿震惊的表情不像作假，原来她真不知这表哥的身分！她换上了得意的笑容，幸灾乐祸地挖苦道，“原来表哥没有向你表明他的身分，那他是逗着你玩的了！这也难怪，表哥若说出他的身分，你就会对他必恭必敬，那怎能玩得起来呢！毕竟太子妃的名衔是人人梦寐以求的，如此一来就看不出真心了。而你竟然会和一个不知来历的男子共同出游，如此放荡的行为，丝毫没有女子该有的矜持，想被选为太子妃，是非常困难了！”

乐儿脸色雪白，所受的难堪羞辱已到了她无法忍受的地步。没想到自己的一片痴心换来的竟是谎言，从头到尾都是谎言！子谦，太子殿下，你真拿我当作你的消遣吗？她要问明白，当面找他问个清楚！

当下，乐儿从椅子上跳起，往门外冲去。

大家都被乐儿的行动吓了一跳，赵丽容也急急跟在后面，她明白岳乐儿此刻是要去找表哥问清楚。

乐儿冲出宫门，因为她未曾从天宇宫的正门进入，只能依着自己猜测的方向跑去。

经过一处回廊后，她看到了天宇宫，也看到了走出宫门口的子谦。他一身锦衣，尊贵不凡、气势凌人，为何自己从没想到呢？有着这种气势的人，怎么可能是凡夫俗子、泛泛之辈！

她跑上前正要拉住子谦，太子左右的侍卫已经捉住了她。

“大胆，你是什么人，竟敢阻拦太子大驾！”

“你真是太子？！为什么要骗我？你骗得我好惨！”乐儿心痛的喊着，大眼死命瞪着子谦，强烈的愤懑伤心让她拼命咬紧了唇，不让自己哭出来。

“乐儿！”子谦见到她也是万分惊讶，看她难过的样子，明知道自己应留下她解释清楚，但现在他必须到大殿去接待来祝贺的使臣，不能耽误，只能狠下心吩咐侍卫别为难乐儿，然后转身离开。

乐儿望着一脸冷淡的子谦，不敢相信他竟没有留下来安慰自己，没有任何解释，甚至连多看她一眼也没有。是了，他不是子谦，而是太子殿下，她只是来这里自取其辱罢了！这原就是太子的旨意，测试众人真面目的游戏，是自己傻得自投罗网，傻得相信他的一切谎言！

她神色木然地推开围着她的侍卫，缓步走回赏乐宫。

赵丽容看到这情形，自是高兴在心中，她不动声色也随着岳乐儿回宫。

乐儿行尸走肉般地回到房间，呆呆的坐在床上，眼神空洞，宛如一个没有生命的娃娃。

赵丽容见到岳乐儿这样的情形，依然无法同情她。方才岳乐儿太专注于自己的情绪，才没有发现到殿下看她时，眼神中所闪动的怜惜眷宠，以及要离开时眸中的无奈不舍。

看来表哥是真的喜欢岳乐儿，所以她不能让岳乐儿再留在宫中，不能让表哥有机会向她解释！

“这种打击对任何女人来说，都是无法承受的！可怜你还要留在宫里继续受罪，若能离开这伤心地，可能所受的痛苦会少些。”赵丽容娇声说道。

这番话让乐儿脸上有了些表情，她还要留在这里吗？她本就不属于大理，不属于古代。回去，她要回去！乐儿在心中呐喊，她要回到自己的世界去，远离这伤心的地方，永远也不再回来！

“你有办法让我离开皇宫吗？”乐儿的声音瘘哑，神色却很平静。

“你若想离开，我可以帮你出宫。不过，你舍得吗？”赵丽容故意刺激她。

乐儿看着赵丽容，仿佛已洞悉她的心思，“我离开，不正遂了你的心愿吗？若能早点走，我就早点离开。”

赵丽容心虚的避开乐儿的眼光，“我会帮你离开皇宫！”她丢了话，便匆匆走出房间。

乐儿走到镜前坐下，伸手取下头上的丝带，连同昨夜书生帮她画的画像，摆在梳妆台上。这些都不属于她，她不会带走。

打开木柜拿出她先前穿著来到古代的睡衣，只有这是她的，她要穿著它回到现代。

她最后一次看着房中的一切，今晨她还与子谦同被共枕，甜蜜恩爱，才不过几个时辰，竟是人事全非！或许这样离去，是最好的结果，一切都已明朗清楚，她也会有任何的遗撼了！

在赵丽容的安排下，乐儿坐上马车离开了皇宫，也离开了子谦！

马车出了皇宫，不往城里走，却往城外树林方向驶去。在树林中，马车夫将乐儿赶下车后就驾着马车离开了。

乐儿淡淡一笑，她原就不相信赵丽容是真心要帮她，没想到这女人这么狠心，竟会教人将她扔在这荒山野岭中！不过，这没什么可怕的，只要等到晚上月亮出来时，她就能借着月光石回到未来了。

乐儿在林中闲逛，找到了一条小溪，她换上了睡衣，将身上的衣服留在溪旁，静坐在石头上，等着夜晚到来。

太阳西沉，月儿东升，柔和的月光笼罩大地，乐儿手握月光石，低声祈祷。

月光石会带她离开这伤心地，回到现代世界！

子谦终于接见完来道贺的各国使臣，安排好一切事情后，他忙赶到赏

乐宫，要找乐儿解释。

但乐儿不在房里，却在梳妆台上留下了发带及画像，这让子谦感到不安，乐儿一定是误会他了。

早上她来找他，那伤心的模样让他好心疼，当时他却无法马上对她解释。现在他终于可以好好解释给她听，乐儿却不见了！她会去哪里？

子谦找遍赏乐宫和天宇宫都没见到乐儿，心中不安的预感扩大，难道她会私自出宫？

“武毅，你去盘问赏乐宫的每个人，看有谁知道乐儿的去处！”子谦焦急地吩咐着。

武毅立刻领命而去，子谦则留在天宇宫里等消息。

过了一会儿，武毅却没有带回好消息，赏乐宫里没人知这乐儿上哪去了。子谦看着天色暗了下来，心中更是担忧，乐儿到底在哪里？他几乎将整个皇宫给翻了过来，还是没找到人！

乐儿为什么会失踪？难这真的有人带她离开皇宫吗？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乐儿大声问着自己，为何月光石无法带她回到现代？当她说出想回家的愿望后，月光石并没有如想象中的化出光芒带她回二十世纪。

乐儿再试一次，月光石仍是没有任何动静，为什么？难道她说的话不对吗？乐儿试过各式各样的祈祷词、请求词、哀求词，月光石却依然没有任何变化。

此时，乐儿开始觉得害怕了，夜晚一个人待在这杳无人烟的林子里，再大胆的人也会心里发毛。尤其夜深了，冷风阵阵吹来，更是让人不由得打起哆嗦。

“呜……”一声声凄厉的狼嚎传来，更让乐儿胆战心惊，这林子里竟然有狼。

狼叫声越来越近，乐儿离开溪边，走入林中，找棵大树，急急爬了上去。才刚爬到高处，她就看到底下黑暗里闪闪发亮的眼睛，隐约还可看到整个狼身。

一只、两只，狼群的数目渐多了。它们仿佛闻到了人的味道，全部围到了乐儿所在的大树下，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直望着树上的乐儿，还不时往上跳躍。

乐儿抱住树干，浑身颤抖、冷汗直流，心里拚命呼救，眼泪也流了下来。

“救命呀！子谦，子谦！”她终于叫了出来，直喊着子谦的名字。她现在什么念头也没有，她只想要子谦，她只要子谦在身边保护自己！虽然她气他、恨他，可是她更爱他，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是她最快乐的时光！

不知道喊了多久，乐儿累了，声音也哑了，底下的狼似乎也放弃了，它们不再往上跳，但依然聚集在树下不肯离去。

乐儿就这样抱着树，强撑着精神，与狼群耗到了天亮。

太阳出来后，狼群才迅速离开。

乐儿又累又饿的爬下树，衣服也弄脏刮破了。她走回溪边又换回原来的衣裳，用溪水洗洗脸，打起精神。既然月光石失效，她无法回到自己的年代，那她就必须尽速离开这个树林，否则到了晚上，她不知道还有没有力气逃出狼群！

“她在哪里？她去了哪里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不清楚她在哪儿。”

“你知道的，你是最后一个和乐儿说话的人。也是你安排她出宫，你一定知道她去了哪里。老实说，我已经没了耐性，别逼我动粗，快说！”子谦一掌拍在茶几上，留下一个清晰的掌印，平日斯文俊逸的笑脸已被严厉冷酷所取代，他身上再也找不到温文尔雅的气质，只剩下骇人的狂暴怒气。

不过两天的时间，段子谦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陌生，变得让人害怕！这些改变全为了一个人，一个他全心挚爱的女子。若找不回她，就找不回以前那位温和亲切的太子殿下，一定要找回岳乐儿！

赵丽容浑身抖得像是风中的树叶，害怕得连大气也不敢喘，她从未见过段子谦这样愤怒。脚一软，她跌坐在地，边哭边回答，“她在……城外……树林中，我教车夫送……她……到树……林……里！”

“什么？你竟让人送她到树林中？”子谦狂怒，蹲在赵丽容面前一字字咬牙道：“你最好求老天保佑乐儿平安回来，她若有任何闪失，你就要付出千百倍的代价！”说完，他也不理当下已吓晕的赵丽容，立刻调集人马，向城外树林出发。

大队人马到了树林时太阳已落山，树林中幽幽暗暗，更显得危机四伏。

文观书和武毅明白太子殿下的焦虑，但在夜晚进入树林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，可殿下根本听不进他们的劝谏，一心只想找回岳小姐，他们也只有尽全力了。

段子谦下令道，“武毅，文观书，你们各带一队人马进入树林，找到了人，就放出信号通知！”

武毅和文观书点头行动，临去前，文观书提醒着子谦，“殿下，树林中夜晚有狼群出没，请殿下多加小心！”

段子谦闭了闭眼，心在滴血，乐儿在树林中万一遇上狼群怎么办？他摇摇头不愿再往下想，他无法承受失去乐儿的打击，她一定要活下去！

找不到，找不到出路！乐儿在树林中走了一天，还是走不出这片树林。她现在又是累又饿，身子也一阵冷一阵热，她明白自己正在发烧？乐儿靠在树干上喘气，太阳下山了，自己被困在这林子里也一天一夜了！这段时间内，她除了喝溪水解渴外，根本找不到可以充饥的食物，现在她连小溪的方向也弄混了，看样子她真的要命丧在树林中，合了赵丽容的心意。

突然，乐儿全身寒毛都竖了起来，她可以感觉到有东西在看着自己。她抬头瞧，就在她前面不远处，一只大灰狼正虎视眈眈的看着她，随时准备向她扑过来。

她赶忙扶着树干，用所剩不多的体力，快速的往上爬，当她跳上第一根枝干时，那匹狼也扑到她脚下。

乐儿惊魂未定地抱着树干，她已没有再向上爬的力气，且另一根枝干也离她太远了。

恐惧将她层层包围，看着直往上扑的大灰狼，乐儿忍不住大声哭叫起来。

子谦手持火把，骑着马在树林中寻找乐儿。他放声呐喊乐儿的名字，一遍又一遍，希望她能听到而有所响应，但是，回答他的只有风声和虫鸣！

乐儿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他不会放弃的，他一定要找到人！

隐隐约约中，子谦似乎听到了女子的哭泣声。他心一紧，策马往声音来源狂奔，跟随的侍卫也急跟在后面。

子谦为什么不来救她呢？他一定不会来了，他不会知道自己被丢在这里！他是太子，太子怎么会来救她呢？乐儿边哭边想，越想越难过，难道自己真要葬身在狼爪之下吗？

大灰狼奋力一跳，狼爪捉到了乐儿的脚。

“不要！”乐儿一声惊叫，拚命要甩掉狼爪，手却没扶稳，整个人就从树上摔了下来。

痛，好痛！尖锐的痛楚蔓延了全身，乐儿的气力已散尽，在狼向她扑过来时，她只能抱头闭上眼，等着成为狼爪下的孤魂。

狼并没有如愿的扑到乐儿身上，它发出了一声惨叫，狼身往外飞，落地时已经断气了。

千均一髮之际，子谦终于赶到了，是他飞身挡在乐儿面前，杀死了狼。

“乐儿，乐儿！”他双手颤抖地抱起卧倒在一旁的乐儿，看着她狼狈的模样，心有如刀割般的疼痛！

气息奄奄的乐儿听到了子谦的声音，她努力睁开眼看清楚，真的是他！她小手无力的捉住他的衣襟，丢下她心中最想说的一句话，“你……这骗人的……大……混蛋！”月光石从她掌中滑落，人也随即晕了过去。

子谦这时反而松了口气，露出些许笑容。乐儿还记得要骂人，那她不会有事了！仔细检查她一周，没有严重的伤痕，这才脱下身上的披风里住乐儿，抱着心爱的人儿上马，快速离开了树林！

天宇宫中，子谦正皱着眉立在床旁，等着御医对乐儿的诊断结果。

御医小心仔细地看过乐儿后，才恭敬的向太子禀告，“殿下，岳小姐身染风寒正在发烧，身上大都是擦伤，并无大碍；但她双脚扭伤严重，短时间内不宜下床走路。加上她两天没进食，所以身子较虚弱，下官会准备药汤补品，要尽量让小姐服下，恢复她的体力，如此才能使岳小姐早点醒来！”

子谦点点头，让御医下去准备。

他坐在床边，心疼的看着乐儿。她真是吃了不少苦，而这一切全拜赵丽容所赐，他不会放过她的！

子谦对着沉睡中的乐儿轻语，“乐儿，我一定会补偿你所受到的委屈！没人可以欺负你，谁也不能伤害你。我不会再让你从我身边离去！”他严肃的拉起乐儿的手，郑重的放在唇边一吻。

这是一个承诺，子谦对乐儿的承诺，也是永远的承诺！

药煎好了，宫女端过来要喂乐儿。

“让我来。”子谦接过神女手中的碗，亲自喂乐儿吃药。

但药一喂入乐儿嘴里，马上就从她嘴角流出，试了几次都是如此。

子谦尝了一口碗里的药，好苦！难怪乐儿会吐出来。但不吃药是不行的。

他微笑地看着乐儿道：“你受伤生病，我也要负大部分的责任，就当是你给我的惩罚好了，我陪你一起吃药。”

子谦将药含在口中，以口渡口，慢慢让乐儿吞下苦涩的药汁。

一旁的宫女早已目瞪口呆，殿下真是疼爱岳小姐，她必定是未来的太

子妃了！

乐儿昏睡了两天，烧也退了，伤口也好了许多，脸色又恢复了红润。药及补品发挥了效用，也是子谦的功劳。不管是药还是补品，都由他亲自一口口喂入乐儿口中。

现在，子谦正在喂乐儿参汤。

乐儿已逐渐转醒，一股美味甘甜的参汤正顺喉而下，让她觉得好舒服。她缓缓张开双眼，正好看到子谦的唇从自己唇上离开。

看到乐儿醒了，子谦自是欣喜异常，“乐儿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！”

乐儿没回话，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唇，生气的控诉，“趁人之危的家伙！你不该趁我还在睡觉的时候偷亲我。”

子谦放声大笑，见乐儿醒了已是高兴，听她嗓音清脆如以往，更是欢欣不已……再听闻她说的话，怎不令他开怀大笑呢！

乐儿就是乐儿，虽然经过了生死关头，虽然有满怀的委屈误解，她仍保有自己的风格，仍是独一无二的乐儿！

“你不但骗了我，还趁人之危，这很好笑吗？太子殿下。”乐儿板着脸冷冷说着。

子谦止住了笑，俊逸的脸上依然满是温柔，好声好气的哄着乐儿，“我知道你在生气，气我欺骗了你！但事实上，我没有骗你。我从没用假名、用别的身分来接近你，我只是没主动告诉你我就是太子。就算我是太子又如何？我还是一样喜欢你。不过，现在我很庆幸自己是个太子，否则以你是官家千金的身分，一般人又岂能高攀得上！而今我是太子，你是入宫候选的佳丽，只要我们彼此喜欢，就能在一起。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

乐儿咬着唇，瞪视着子谦，虽不服气，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能言善辩。原是他错在欺骗自己，经他这么一说，错的反而是她。但乐儿一想起事情发生那天她来天宇宫找子谦时，他对自己的态度，仍是无法释怀。

“那为何我来找你解释时，你对我不理不睬，还丢下我一个人急急离开？”乐儿气愤地指着子谦的鼻子问。

子谦握住她指控的小手，放在唇上一吻，笑笑回答，“你知道为何要到午后我才有时间陪你吗？因为早上的时间，我必须到政事房处理国事，这是我身为太子的责任。你不会以为当太子只要会享乐就行了吧！整个大理国的政务我都必须参与。你来找我时，前来祝贺大理国庆的使臣都在大殿上，我是赶着去见他们，才无法立时对你解释我的身分。想不到，你却因误会而离开皇宫，还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差点连命都丢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激动的将乐儿紧紧抱入怀里，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惧意，“失去你，你要我怎么过完这辈子！不要再有第二次了，答应我，乐儿，你会永远在我身旁，永远不离开我，答应我！”

乐儿被他搂紧在怀中，她可以感受到子谦心中那份怕失去自己的恐惧，他是爱她的！

而且不少于她对他的爱。乐儿在他怀中甜蜜地笑着。

子谦放开她，严肃的再问一次，“答应我，乐儿，永远不要离开我。”

看着他，乐儿迷惘了，自己不回现代了吗？

她下意识地摸摸胸前，却没摸到月光石，乐儿一惊，忙翻着棉被寻找，奇怪，它会跑到哪里去？

子谦皱眉拉住她问：“你在找什么？”

“我在找月光石，它一向戴在我的颈子上，对我很重要，你有没有看见它？”乐儿抓着子谦的手急问，月光石怎么会不见了？

“我的确曾看你颈项上戴着一块玉石，但两天前带你回来后，我并没有注意你身上有没有那块玉石。它真的那么重要？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”子谦稳住乐儿情绪，让她冷静下来。

它的意义就是带我回二十世纪，回家，乐儿在心里回答。

月光石不见了，她要如何回去？乐儿倏地想起树林里的遭遇，就算有月光石在，她依然无法回现代！现在它不见了，难道这是天意，要她永远留在古代，留在子谦身旁？

乐儿想起了现代世界的一切，她只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，唯一的亲人就是院长妈妈。

但院长妈妈也是许多人的妈妈，她不会寂寞的！那么，那个世界还有什么可让她依恋的？

而这个古代社会呢？它值得她留下来吗？乐儿望着满脸关怀地注视着她的子谦，就是他了，这个全心全意爱着她的男人，他值得她为他留下来，留在这里！

伸手轻抚着子谦的脸，乐儿真高兴自己能来到古代认识他。月光石之所以会失去效力，也许是要她留在古代吧！那她就应该留下来，永远留在古代！

“乐儿，乐儿！”子谦轻摇着她，乐儿的呆愣出神让他担忧。

“我答应你，永远不离开你，永远留你身边。我爱你！好爱好爱你！”乐儿突然搂着子谦颈项，笑叫着大声回答。

这回换成了子谦愣住了，乍然听见乐儿的告白，汹涌而来的狂喜让他一时没法做出任何反应。直至乐儿偷偷的在他耳垂上一咬，他才清醒。

“你竟敢咬我，看我如何整治你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两人在床上笑闹成一团，最后笑声结束于胶着的双唇中。

一旁的宫女和侍卫脸上也出现轻松的表情，殿下终于又恢复以往的模样。想必在不久的将来，宫内将会有场盛大的婚礼，天宇宫也会有位女主人了！

## 尾声

一名紫衣女子端了碗茶，停在书房门前，举手在门上轻敲两下，等里面传出了响应后，她才推门进入。

子谦正在批阅奏折，头也没抬地问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一碗参茶送到他面前，伴着一个娇滴滴的声音，“殿下请用茶！”

子谦笑着抬起了头，放下手中的笔，将眼前的女子揽到腿上坐着，抱住她亲了一下才说话，“乐儿，你怎么有空来？还亲自端茶！”

“反正我没事做，你不来看我，只好我过来找你啦！”她的语气有些埋怨。

“你姨父和表妹不是在赏乐宫陪你吗？”子谦看着她有趣地问道。当乐儿在天宇宫养伤时，子谦就派人将她的亲人接进宫了，一方面是陪她作伴，另一方面正好也可以参加他们的婚礼。而原先住在赏乐、悦心两宫的佳丽们，子谦也下旨让她们回家了。众落选佳丽中，最高兴的莫过于沉千渝，她衷心祝福乐儿，还允诺会常进宫来探望她。

“大王找姨父畅谈天下事，玉盈和浩辰两人更是浓情蜜意、卿卿我我，我才不愿意做个不识相的人呢！”

“我也有交代文观书和武毅陪你解闷呀！”子谦提出另外的人选。

“别提他们了！我找武毅赛马，我一圈回来了，他还远远落在后面；和文观书下棋，我一口气连赢了他七盘，真是一点乐趣也没有！”乐儿嘟着嘴抱怨。

子谦大笑，的确那两人都不是乐儿的对手，“那母后没找你进宫聊天吗？”

乐儿有些无奈的皱皱鼻子，“王后这两天为了准备婚礼忙得不亦乐乎，我不好去打扰她。今天王后又派人送礼物来了，一箱的金银首饰，还有三大箱的衣裳，房里都摆不下了，我也收得不好意思！”

子谦笑着轻点乐儿的俏鼻，“那是母后疼你呀！”

王后的确疼爱乐儿，甚至比亲生女儿还疼！当乐儿知道，子谦将赵丽容关起来要治她的罪时，竟出面恳求子谦放了赵丽容。她能明白赵丽容喜欢子谦的心，爱一个人而犯错，这是情有可原的！另外提供消息的宫女小雯，子谦也顺着乐儿的意思，只将她调往别宫，并没有再做处罚。

王后知道了这事，除了惊愕痛心赵丽容的行为外，也嘉许乐儿有着宽厚善良的心，一见面就对乐儿留下了好印象。乐儿纯真的笑脸、风趣的言词，更得到了大王和王后的全心疼爱，也为皇宫带来了欢乐活力。

能有人疼爱，乐儿当然高兴，她露出两颊的梨涡，倚在子谦怀里撒娇。

子谦搂着她轻声解释，“你该明白，我忙着处理公事，也是为了想在婚后可以带你四处游玩一个月。所以这几天我没时间陪你，你要多担待些！”

“我知道！”乐儿叹口气，无奈地点点头。自己在现代时曾戏言要嫁给王子，现在戏言成真，她成了穿越时空的灰姑娘，来到古代嫁给了太子。太子将来是一国之君，当然要有责任感！

“别叹气！乐儿，我不爱看你皱眉头！对了，你要找的月光石，我已派人回树林子里寻找，但仍没有下落。我会让他们再找一次，不过很可能找不回来了！”子谦抬起她的脸说道。

“不要紧，找不到就算了！那表示我和它的缘分尽了！”乐儿对子谦笑笑。她想过了，月光石带她来时是在月圆夜，或许它要在月圆时才有作用。但现在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，不管月光石在不在，她都不会离开这年代，离开子谦！

在这里，她有了自己的亲人，也将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家，乐儿激动的抱紧子谦，感谢上天对她的厚爱。

子谦也满怀柔情蜜意的在乐儿耳旁说着悄悄话。

看乐儿脸上幸福的笑容，那该是亘古永远、恒久不变的爱语！

（全书完）

